

上古汉语特殊谐声中声母出现特殊变化的大致时代的一些例证*

孙玉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

壹 引言

上古汉语，是指周秦两汉时期的汉语。研究上古声母，必须“以今知古”，也就是以已知求未知，从中古声母的读音看上古同一谐声系列的字之间声母读音的远近情况。学者们认识到，绝大部分主谐字和被谐字声母读音相同或相近，有严整而系统的对应；他们由此提出谐声原则，并基本上在单声母的框架内构拟上古声母。但是有些字不合谐声原则，属于“特殊谐声”。特殊谐声这个概念借用刘又辛先生《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一文，刘先生叫做“特殊的谐声现象”。对于特殊谐声，有两个问题应该探讨：(1) 为什么会出这种特殊谐声？许多人指出，《说文》中有些谐声字其实不是谐声字。对于真正的谐声字，有的学者认为是上古单声母逐渐变化而越变越远造成的，有的则认为是上古复声母分化所致，还没有定论。(2) 这些特殊谐声中，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如果真正属于谐声关系，那么同一谐声系列的字什么时候起其声母的音值开始变远？对于治汉语史来说，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研究得较多，第二个问题研究得较少。本文试图对第二个问题作些探讨。将第二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又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解决第一个问题有重要帮助。

拙作《试论根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中说：“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主要有谐声字、联绵词、假借字、异文、声训、汉代的注音等。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上古声母，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区分它们所反映的时代层次。”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反映上古声母的材料都有可能存在著时空上的异质性，因此就有可能在时间上出现新旧并存的局面，需要谨慎地加以利用。要从这些材料中分析特殊谐声中声母出现特殊变化的大致时代，就要从中剥离出反映新的读音变化的材料，得出音变发生的大致时代。所谓“特殊谐声”，是相对于正常谐声来说的。哪些具体字属于“特殊谐声”，哪些具体字属于正常谐声，一般来说是能分清楚的，有的字还分得非常清楚。例如从“几”声的字都是牙喉音，从“方”声的字都是唇音，等等，都是正常谐声；从“午”声的字读昌母，从“庚”声的字读定母，等等，都是“特殊谐声”。无论一个字是正常谐声，还是“特殊谐声”，只要有材料反映它的

上古读音，它就必然跟别的字发生语音上的关系。而这“别的字”我们往往可以断定它属于正常谐声还是“特殊谐声”。用那些已知的正常谐声和“特殊谐声”的“别的字”作为参照，来分析尚待求证的那个属于“特殊谐声”的字的各种反映其上古音的直接材料，从多方面的证据断定这个尚待求证的“特殊谐声”的字的声母类别，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事实上，各种反映上古声母的直接材料本身很复杂，即使是“特殊谐声”中的具体的某个字，如果全面考察它所有的能证明其上古语音类别的材料，也有两种反映形式：一是有些材料反映该字不合谐声原则，也跟中古音不对应；二是有些材料反映该字不合谐声原则，但跟中古音有严整而系统的对应。这就反映出其语音的层次问题，同时要求我们全面地掌握各种反映上古语音的材料，作出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

研究上古声母的文献材料比较零散。西晋以降，研究历代声母的材料相对较多，较系统。例如西晋和东晋之间的大学者郭璞，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上距东汉覆亡才五十多年；卒于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上距东汉覆亡也才一百零几年。他给《方言》等著作作了大量的反切和直音，他的注音表明，东西晋之交的汉语中声母已经是单辅音系统了。随后的材料更表明，历代汉语都是单辅音系统。有人给上古汉语构拟了大量的复辅音声母，并且把复辅音声母的消失推到很晚，难以令人信从。郭璞出生上距东汉覆亡才五十多年，他的注音反映的语言中已经没有复辅音声母，由此可以断定，即使汉语曾经存在过复辅音声母，它们的消失也应该是很早的。

谐声字在造字时代，主谐字和被谐字的声母的读音一般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假定有甲乙两字，在造字时代，甲字的声母是a，乙字的声母是b，a和b的读音是相近的。《切韵》中，也许a变成了a1，a1又变成了a2；也许b变成了b1，b1变成了b2；也许a和b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此等等。总之，主谐字和被谐字的读音相差甚远。《切韵》音系中甲乙两字音类相差甚远的事实当前有所承。我们暂时回避甲乙两字在造字时代的音值构拟，只是追问：甲乙两字至晚在《切韵》以前的什么时代声母的音类变得跟造字时代相远，而跟《切韵》时代的情况相同或大致相同？因为某一个属于“特殊谐声”的字，其声母总有一个时间变得跟《切韵》时代的声母读音情况相同或大致相同，“特殊谐声”的字的声母不可能是《切韵》编撰前一个晚上才变得跟《切韵》时代的音相同或大致相同。解决了这个问题必然会对解决上古汉语有无复声母的问题有些帮助。首先要声明，口语中某字读某音，肯定比文献资料早，但是具体早多少年，却不能臆断。本文试图通过文献资料考证某字的某读音至晚某时产生，所以文中常常在一个具体的时段前用到“至晚”

二字，并不表明此字是这个时段才产生的，更有可能此字的这个读音早在这个时段之前好多年就已经产生了。

本文举出的六十组例证，按主谐字声母唇齿舌牙喉的顺序排列。这里先要说明，有些“被谐字”，其实不是谐声字，因为有人当作谐声字，作为构拟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证

据，所以本文也提出来讨论其“特殊谐声”中声母出现例外的大致时代。

貳 例证

一 “风”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风”从“凡”声，从“凡”得声的字，中古都归唇音；从“风”得声的字绝大多数归唇音，祇有“飊”归来母。这种分化上古已然。

“风”读唇音帮母，汉代已有证据。《白虎通义·八风》：“风之为言萌也。”按：“风”帮母，“萌”明母，都是唇音。《尚书·费誓》：“马牛其风。”孔颖达疏引贾逵：“风，放也。”《左传·僖公四年》“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孔颖达疏引服虔：“风，放也。”按：“风、放”并为帮母。《释名·释天》：“风，充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蹶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按：“泛”为滂母，与“风”音近。

“飊”字至晚东汉已读来母。《说文》草部：“飊，草得风兒。从草、风。读若焚。”卢含切。据此，“飊”不一定从“风”得声。按：“焚”从“林”声，来母字，则“飊”亦读来母。六朝时出现了“岚”字，当是“飊”读来母後造的一个字，《说文新附·山部》：“岚，山名。从山，飊省声。”作者不说从“风”声，而说从“飊”省声，很有道理，六朝时没有复辅音。

二 “丙”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丙”的谐声系列中古或读唇音，或读牙喉音。始谐声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渐变远，但是其详今已不可确考。《说文》支部：“更，改也。从支，丙声。”现在看来，“丙”的谐声系列上古声母已经变远了。

“𠂔”上古已读唇音。《说文》人部：“𠂔，相似也。从人，方声。[𠂔]，籀文仿从丙。”按：“仿”从“方”声，是帮母字，则“[𠂔]”定为帮母。

“邴”上古已读唇音。《说文》邑部：“邴，宋下邑。从邑，丙声。”为什么“邴”上古读唇音？“邴、秉”异文，《左传·定公十三年》：“邴意兹曰。”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齐世家》作秉意兹。”又“邴、𠂔、防”异文，《春秋·隐公八年》：“郑伯使宛来

归邴。”《释文》：“《左氏》作防。”《春秋·隐公九年》：“公会齐侯於邴。”《释文》：“《左氏》作防。”按：“防、邴”都是唇音字，则“邴”也是唇音字。

“柄”上古已读唇音。“柄、柄”异体，《说文》木部：“柄，柯也。从木，丙声。柄，或从秉。”又“柄”是“秉”的滋生词，《广雅·释器》：“弣，柄也。”王念孙疏证：“柄之言秉也，所秉执也。”又“柄、枋”异文，《仪礼·少牢馈食礼》：“覆之南柄。”郑玄注：“古文柄皆为枋。”又“柄、秉”异文，《左传·哀公十七年》：“国子宾执齐柄。”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蔡泽传》索隐引作齐秉。”又“柄、秉、枋、柄”同词，《广雅·释器》：“弣，柄也。”王念孙疏证：“柄，《士昏礼》作枋，《管子·小匡篇》作秉，《山权数篇》作柄，并字异而义同。”按：“秉、柄、枋”都是唇音字，则“柄”也是唇音字，帮母。

“𩚑”上古已读唇音。“𩚑”是“白”的滋生词，《广雅·释虫》：“白鱼，𩚑鱼也。”王念孙疏证：“𩚑之为言犹白也。”按：“白”是唇音字，则“𩚑”也是唇音字。

“𩚑”《广韵》有古杏、必郢二读，当来自上古。读古杏切，至晚魏晋时代已见诸记录，《汉书·枚乘传》：“单极之[]断干。”颜师古注引晋灼：“[]，古𩚑字。”按：“[]”从“亢”声，从“亢”声的字都是牙喉音，则“𩚑”应读见母。读必郢切，《周礼·冬官·轮人》：“𩚑其𩚑。”郑玄注引郑司农：“𩚑，读为关东言饼之饼，谓轮[]也。”按：“饼”从“并”得声，是唇音字，则“𩚑”读唇音。

“病”上古已读并母。《释名·释疾病》：“病，并也，与正气并在肤体中也。”《仪礼·士冠礼》：“以病吾子。”郑玄注：“古文病为秉。”按：“并、秉”为唇音，则“秉”是并母。

“更”上古已读见母。“更、改”声训，见於《说文》，汉人高诱的注，多次注“更，改也。”又“更、革”声训，《吕氏春秋·似顺》：“必数更。”高诱注：“更，革也。”《先识》：“闻五尽而更之。”高诱注：“更，犹革也。”又“更、革”异文，《廿二史考异·史记五·司马相如列传》“更正朔”钱大昕按：“《汉书》更作革。”按：“改、革”都是见母，牙音字，则“更”也是牙音，见母。

“埂”上古已读见母。“埂、坑”同源，《说文》土部：“埂，秦谓坑为埂。从土，更声。读若并汲埂。”段注：“秦谓坑塹曰埂，二字音略同。此与《释诂》‘坑、壑、隍、濂，虚也’同义。”按：“坑、壑、隍、濂、虚”都是牙喉音，则“埂”为牙喉音，属见母。

“硬”上古已读见母。《说文》禾部：“秬，稻属。从禾，亢声。硬，秬或从更声。”按：由“硬”的异体字作“秬”，从“亢”得声，而“亢”是牙喉音，则“硬”也是牙喉音，见母。

“哽”上古已读见母。《说文》口部：“哽，语为舌所介也。从口，更声。读若并汲

纒。”按：“哽、介”双声，又“井汲纒”的“纒”读见母，见“哽”字下，则“哽”也是牙喉音，见母。

“[]”上古已读匣母。《说文》辵部：“远，兽迹也。从辵，亢声。[]，远或从足从更。”按：从“亢”声的字都是牙喉音，则“[]”已读匣母。

三 “必”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部：“瑟，庖牺所作弦乐也。……必声。”按：“必”中古是帮母，“瑟”中古是山母。“瑟”既然从“必”得声，则在造字时代二者声母应该相同或相近，但现在已无法详考。“必”什么时候已读帮母，“瑟”什么时候已读山母呢？

“必”最晚东汉已读帮母。例如《周礼·冬官·玉人》“天子圭中必”郑玄注：“必读如鹿车纒之纒。”《释文》：“鹿车纒，刘府结反。沈音毕，云：刘音非也。按：北俗今犹有此语，音如刘音，盖古语乎？刘音未失。”按：“纒”从“毕”声，有一种传说中的怪鸟叫“毕方”，又是神名和木精，为双声联绵词，分别见于《山海经》《韩非子》《淮南子》。由“毕、纒”古读帮母，可证“必”古读帮母。

“瑟”最晚战国时代已读山母。例如“萧瑟”是准双声联绵词，至晚战国时代已出现。《楚辞》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中“萧”不跟唇音发生关系，是心母，则“瑟”当为山母。《墨子·经说上》“户枢免瑟”孙诒让《闲诂》引张云：“瑟、虱同。”《淮南子·说林训》：“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高诱注：“头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实则异也。”这是瑟、虱同音的证据。“虱”是不跟唇音发生关系的山母字，则“瑟”亦当为山母。《诗经·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周礼·春官·典瑞》郑玄注引郑司农：“故《诗》曰：‘恤彼玉瓚，黄流在中。’”《释文》：“恤彼，音瑟。又作邨。”这是瑟、邨异文的证据。“恤”是不跟唇音发生关系的心母字，则“瑟”亦当为山母。《白虎通义·礼乐》：“瑟者，蓄也，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这里是用声训，以“蓄”释“瑟”，“蓄”是不跟唇音发生关系的山母字，则“瑟”亦当为山母。可见，至晚战国到东汉，有相当多的材料可以证明“瑟”已读山母，跟“必”的声母相差甚远了。

四 “品”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品”是滂母字；《说文》卧部：“临，监临也。从卧，品声。”可是“临”从“品”声而读

来母，属例外谐声。始谐声时，其声母的音值至少相近，后来才变远。

“临”是什么时候读来母的呢？上古已然。“临、隆”音近，“临”有“大”义，“隆”也有“大”义，《周易·临》：“临，元亨利贞。”郑玄注：“临，大也。”《序卦》：“临者，大也。”《说文》生部：“隆，丰大也。从生，降声。”王念孙以为“临、隆”同源，《广雅·释诂一》：“临，大也。”疏证：“临之言隆也。”又“临、隆”异文，《诗经·大雅·皇矣》：“与尔临冲。”《释文》：“临，如字，《韩诗》作隆。”《广雅·释诂一》“临，大也”王念孙疏证：“《大雅·皇矣》篇‘与尔临冲’，《韩诗》作隆冲；《汉书·地理志》‘隆虑’，《荀子·强国》篇作临虑。”又《说文》水部：“灇……读若林。”按：“林”是来母字，见“林”字下。

五 “白”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白”得声的字，中古一般读唇音，祇有“魄”可以读透母。始谐声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后来声母才变远。有人以为“魄”读透母只是历史音变造成的，恐怕是失於考证，忽略了语流音变的作用。例如美国学者包拟古在《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一书中说：“白”中古b[]k，是“魄”（中古t h a k）的声符，这说明后者是*ph lak。”（见中译本134页）

《广韵》“魄”有二读：一是普伯切：“魄，魂魄。”二是他各切：“魄，落魄，家贫无业，出《史记》。本音拍。”据此，“魄”读他各切只见于叠韵联绵词“落魄”中。《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酈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裴駰《集解》引晋灼：“落薄，落托，义同也。”司马贞索隐：“郑氏云‘魄音薄’。”所谓“郑氏”，今无确考，但他是较早的注家，他把这个“魄”注称“音薄”，显然反映了“落魄”的“魄”的早期读音。

《汉书·酈食其传》：“（酈食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颜师古注引郑氏：“魄音薄。”又颜注：“落魄，失业无次也。郑音是。”

“落魄”的“魄”原来音薄，后来韵母和声调都没有改变，只是声母由*b 变成*th，即*lak bak变成*lak thak，这显然是*l 的顺同化作用，使得双唇音的*b 也变成了舌尖中音*th。我们说，叠韵联绵词的声母有时候发音部位也趋同或趋近，“落魄”即其一例。

这种演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文献材料看，至晚晋代已开始。字或作“落拓”，葛洪《抱朴子·疾谬》：“然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泰。”又做“落托”，《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三·懊恼歌》之十：“落托行人断。”又做“落度”，《资治通鉴·魏纪五》：“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

六 “文”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口部：“吝，恨惜也。从口，文声。《易》曰：以往吝。”良刃切。从“文”得声的字中古一般读明母，但是“吝”归来母。开始造“吝”字时，其声母应该跟“文”相同或相近，但当时的读法今已不可确考。按，“吝”不一定从文声，段注《说文》：“按此字盖从口文会意。”

从谐声字来看，从“吝”得声的字如“麇”已读来母，这当是“吝”读来母以后造的字。根据其他的材料也可以证明，“吝、麇”上古已读来母。“吝”读来母的证据是，西周金文“吝”作[]，通“邻”，中山王[]鼎：“[]（邻）邦难亲。”《老子》八十章：“邻国相望。”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作“[]”。“吝、遴”音同，《易·蒙》“以往吝”，《说文》口部“吝”下引文同，（见上）又辵部：“遴，行难也。从辵，夨声。《易》曰：以往遴。”《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虽行必遴矣。”卢辩注：“遴，吝。”《汉书·地理志下》：“民以贪遴争讼。”颜师古注：“遴，与吝同。”《王莽传下》：“性实遴嗇。”颜师古注：“遴，读与吝同。”《易·说卦》：“坤为吝嗇。”《释文》：“吝，京作遴。”京房为汉人。按：“邻、遴”从“夨”声，“夨”的得声系列从不跟明母发生关系，“吝、邻、遴”只有读来母才能音同。“麇”，《说文》鹿部：“麇，牝麒麟也。从鹿，吝声。”其异体字为“麟”《说文》鹿部：“麟，大牝鹿也。从鹿，夨声。”

七 “矛”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矛”得声的字，中古多读明母，“柔”也从“矛”得声，但归日母，从“柔”得声的字，中古归泥娘日三母。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些从“柔”得声的字，是“柔”读日母以后造的。换句话说，“柔”的谐声系列的读音，可以证明“柔”上古已读日母。另外的材料更证明，“矛”和“柔”的明、日二母之别，上古已然。

“矛”上古已读明母。《释名·释兵》：“矛，冒也，刃下冒矜也。”

“茅”上古已读明母。“茅、苗”音近，《仪礼·士相见礼》：“在野则曰草茅之臣。”郑玄注：“古文茅作苗。”又“茅、茆”音近，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僖廿四年传邢茅昨祭，《潜夫论·五德志》茅作茆。”又“茅、贸”音近，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成元年经王师败绩于茅戎，《公》《谷》作贸戎，《周本纪》《汉·五行志》《刘向传》并同。”按：“苗、茆、贸”都是明母，则“茅”也是明母。

“楸”上古已读明母。《说文》木部：“楸，冬桃。从木，攷声。读若髦。”按：“髦”从

“毛”声，从“毛”得声的字古归明母，则“𦏧”也读明母。

“髻”上古已读明母。有双声联绵词“覲髻”，《尔雅·释诂》：“覲髻，蒹离。”《释文》：“覲，郭亡革反，又莫经反。髻，音蒙。”按：“覲”从“冥”声，是明母字，则“髻”也是明母字。

“螯”上古已读明母。（按，此字跟“蠹”本不同字）《说文》[]部：“[]，虫食草根者。从虫，[]象形。吏抵冒取民财则生。螯，蠹或从攷。蚺，古文蠹，从虫，从牟。”段注：“牟声。《竹邑相张君碑》‘蚺贼不起’，凡汉人言侵牟者，皆蚺之假借。”这里“螯·蚺”异体，“蚺·牟”假借，从“牟”得声的字古归明母，则“螯·[]”也是明母。

“[]”上古已读明母。《说文》髟部：“[]，发至眉也。从髟，攷声。《诗》曰：‘统彼两[]。’髻，[]或省。”段注：“许引《毛诗》作[]，今则《诗》《礼》皆作髻。或由音近假借，与髻义古画然不同。”是“[]、髻”异文，“髻”从“毛”声，“毛”的谐声系列不跟泥娘日三母发生关系，是明母字，则“[]”也是明母。

“务”上古已读明母。“务、侮”音近，《尔雅·释言》：“务，侮也。”《诗经·小雅·常棣》：“外御其务。”郑玄笺：“务，侮也。”马瑞辰《传笺通释》：“左氏僖二十四年传及《周语》引《诗》皆作外御其侮。”按：“侮”从“每”声，明母，则“务”也是明母。

“霏”上古已读明母。《尚书大传》卷二：“厥咎霏。”郑玄注：“霏，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则相蒙冒也。”按：“冒”是明母，则“霏”也是明母。

“雾”上古已读明母。《释名·释天》：“雾，冒也，气蒙乱冒物也。”

“雾”上古已读明母。“雾、冒”音近，《尚书·洪范》：“曰蒙。”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引郑注《大传·五行传》：“雾，冒也。”又“雾、蒙”音近，《释名·释天》：“雾，蒙也，日光不明，蒙蒙然也。”

“柔”上古已读日母。《诗经·大雅·烝民》：“柔则茹之。”郑玄笺：“柔，犹濡毳也。”《淮南子·说山训》：“厉利剑者必以柔砥。”高诱注：“柔，濡。”《国语·郑语》：“以生柔嘉材者也。”韦昭注：“柔，润也。”《广雅·释诂一》：“柔，弱也。”按：“濡、润、弱”都是日母，则“柔”也是日母。

“揉”上古已读日母。《仪礼·大射》：“公亲揉之。”郑玄注：“古文揉为纽。”按：“纽”是泥母，则“揉”为日母。

八“亡”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亡”得声的字一般读明母和晓母，但是《说文》认为“良”是从“亡”声。高部：“良，善也。从高省，亡声。”也有人不同意《说文》对“良”的字形所作的分析。如果承认“良”从“亡”声，那么它在上古早已读来母了。从“良”得声的字，就不再跟明母谐声，如“跟莨浪狼郎朗琅浪阆”等等，都读来母。

“良”上古已读来母。有叠韵联绵词“方良”，即魍魎。“魍”从“两”声，来母。又“良、量”声训，《释名·释言语》：“良，量也，量力而动，不敢越限也。”按：“量”是来母字。又“良、谅”异文，《荀子·修身》“则一之以易良”，王先谦《集解》引郝懿行：“《韩诗传》二良作谅，亦古字通用。”其中“谅”读来母，见“京”字条。又“良、梁”异文，李富孙《异文释》卷一：“《天官书》：天驷旁一星曰王良。《荀子·正论》、《论衡·命义》、《汉·天文志》并引作王梁。”按：“梁”上古已读来母，参见“刃”字条。

“狼”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绵词“狼戾”，《孟子·滕文公上》：“乐岁粒米狼戾。”《淮南子·览冥训》：“流涕狼戾不可止。”按：从“戾”得声的字读来母，“狼”只有读来母才能跟“戾”双声。

“琅”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绵词“琳琅”，《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璆锵鸣兮琳琅。”张衡《南都赋》：“金银琳琅。”按：“琳”从“林”声，上古早已是来母，参见“林”字条。

“稂”上古已读来母。“稂、凉”音同，《诗经·曹风·下泉》：“浸彼苞稂。”郑玄笺：“稂，当作凉。凉草，萧著之属。”按：“凉”上古已读来母。

“浪”至晚汉代已读来母。张衡《西京赋》：“蓼蓼泮浪。”其中“泮浪”双声，并为来母。参见“蓼”字条。

九“卯”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有些字是否从“卯”得声，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从“卯”得声的字，中古有的读滂母（“𦉳”），有的读来母（“留刘”），有的读澄母（“籀”）。始谐声时，声母的音值不会相差得这样远，但是其详今不可确考。

“卯”字上古已读明母。“卯、冒”音近，《说文》卯部：“卯，冒也。”《释名·释天》：“卯，冒也，载冒土而出也。”有“卯、茂”音近，《淮南子·天文训》：“卯则茂茂然。”《史记·律书》：“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白虎通义·五行》：“茂者，冒也。”按：“冒、茂”都是明母字，则“卯”也是明母字。

“茆”上古已读明母。“茆、茅、卯”音同、音近，《周礼·天官·醢人》：“茆菹，麋醢。”郑玄注：“茆，郑大夫读为茅，或曰水草。杜子春读茆为卯。”又“茆、萌”同声母，《诗经·鲁颂·泮水》：“薄采其茆。”《释文》：“茆，音卯，韦萌藻反。”此“韦”即三国吴韦昭。

“𩇛”上古已读帮母。“𩇛、饱”是异体字，《说文》食部：“饱，馱也。从食，包声……[𩇛]，亦古文饱，从卯声。”按：“饱”从“包”声，是帮母字，则“[𩇛]”亦读帮母。

“留”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辞词“留连”，《素问·生气通天论》：“邪气留连。”焦贛《易林·讼之蹇》：“留连多难。”又有“留联”，嵇康《琴赋》：“乍留联而扶疏。”又有“留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然而诸宿将常坐流落不遇。”又“留、牢”音近，《释名·释衣服》：“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络也。言牢络在衣表也。”

“罾”上古已读来母。“罾、[𩇛]”异体，《说文》网部：“罾，曲梁寡妇之笱，鱼所留也。从网，留，留亦声。[𩇛]，罾或从娄，《春秋国语》：沟[𩇛][𩇛]。”按：从“娄”得声的来母字，上古早已分化，应该承认，“[𩇛]”上古已变为来母，则“罾”亦为来母。

“聊”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辞词“聊浪”，《汉书·扬雄传上》：“储与虐大溷，聊浪虐宇内。”颜师古注：“浪音琅。”又有“聊栗”，枚乘《七发》：“悦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汨汨兮。”又有“聊虑”，《文选·马融〈长笛赋〉》：“或乃聊虑固护，专美擅工。”按：“浪、栗、虑”是来母，则“聊”亦为来母。

“瘤”上古已读来母。“瘤、流”音同，《释名·释疾病》：“瘤，流也，血流聚所生瘤肿也。”按：“流”是来母，则“瘤”亦为来母。

“薊”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辞词“薊苳”，《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薊苳蚩歛。”颜师古注：“薊音刘。苳音利。”按：“苳”是来母字，则“薊”亦为来母字。

“浏”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辞词“浏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浏苳、蚩歛。”又有“浏栗”，《文选·马融〈长笛赋〉》：“正浏栗以风浏。”又有“浏滥”，《汉书·扬雄传上》：“正浏滥以弘[𩇛]兮，指东西之漫漫。”颜师古注：“浏音刘。”

“櫛”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辞词“櫛栗”，《楚辞·王褒〈九怀·昭世〉》：“志怀逝兮櫛栗，纤馀譬兮踳蹶。”洪兴祖《补注》：“櫛，音留。”《汉书·孝武李夫人传》：“櫛栗不言。”颜师古注：“櫛音刘。栗音栗。”

“鷓”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辞词“鷓鷃”，《尔雅·释鸟》：“鸟少美长丑为鷓鷃。”郭

璞注：“鷓鴣，犹离留。”《释文》：“鷓，音留。鴣，音栗，本亦作栗。”又有“鷓离”，
《说文》鸟部：“鷓，鸟少美长丑为鷓离。从鸟，留声。”

“溜”上古已读来母。“溜、流”音近，《说文》雨部：“溜，屋水流也。从雨，留声。”
《释名·释宫室》：“溜，流也，水从屋上流下也。”又“溜、牢”音近，《续方言》卷上引
许慎《淮南子·本经训》注：“楚人谓牢为溜。”《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牢读屋溜，
楚人谓牢为溜。”

“[]”上古已读透母。《说文》手部：“[]，引也。从手，留声。抽，[]或从由。[]，
[]或从秀。”按：“由”是喻三；“秀”是心母，但是从它得声的字有“透”。这些材料说明
“[]”上古很早就读透母了。

十 “万”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万”得声的字，中古有的读明母，有的读来母，还有别的读法。始谐声时，其声母
至少相近，后来才变远。这种分化，上古已然。

“𧈧”字，《说文》虫部：“𧈧，蚌属，似蜃微大，出海中，今民食之。从虫，万声。读
若赖。”按：“赖”从“刺”声，不跟明母谐声，是来母字，则“𧈧”亦当读来母。

“厉”字，上古已读来母。《说文》厂部：“厉，旱石也。从厂，蚤省声。[]，或不
省。”按，有人径直认为从“万”声。“厉、利”音近，《战国策·秦策一》：“缀甲厉兵。”高
诱注：“厉，利也。”又“厉、烈”音近，《楚辞·招魂》：“厉而不爽兮。”王逸注：“厉，烈
也。”又“厉、列”音近，《礼记·祭法》“厉山氏”《释文》：“厉山，《左传》作列山。”王
引之《经义述闻·周礼·内列》：“《祭法》‘厉山氏’《鲁语》作列山氏。”又“厉、裂”音
近，《诗经·小雅·都人士》：“垂带而厉。”郑玄笺：“厉字当作裂。”又“厉、赖”音近，
《公羊传·昭公四年》：“遂灭厉。”《释文》：“厉，《左氏》作赖。”又西周金文中，
“刺”通“列、烈、厉”。按：“利、烈、列、裂、莱、刺”都是来母字，不跟明母发生关系，
它们既然跟“厉”音近，则“厉”亦当读来母。

“𠂔”字读明母上古已然。《说文》力部：“𠂔，勉力也。《周书》曰：‘用𠂔相我邦
家。’读若万。从力，万声。”按：“万”是明母字，则“𠂔”至晚东汉已读明母。

“迈”字读明母上古已然。《说文》辵部：“迈，远行也。从辵，蚤省声。[]，迈或不
省。”按，有人认为“迈”从万声，非省声。《诗经·小雅·白华》：“视我迈迈。”《释
文》：“《韩诗》及《说文》并作[𠂔市][𠂔市]。”按：“[𠂔市]”并母，跟“迈”同为唇音。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金文万，迈均无从虫作者，从虫之蚤为後起字。迈本从辵，万声，《说文》云蚤省声，就将迈字发展历史颠倒了。”又说：“通万”。王孙诒《通雅》：“迈（万）年无[]（期），永保鼓之。”

十一 “子”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子”得声的字一般读精组，但是“李”却读来母。《说文》木部：“李，果也。从木，子声。”始谐声时，“李”和“子”声母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步变远。

“子”上古已读精母。“子、滋、孳”同源，《同源字典》已言之，“孳”已见于《尚书》，“滋”已见于《国语》《左传》等著作。“滋、孳”都从“兹”声，而“兹”是不跟来母谐声的精母字。

“李”读来母上古已然。“李、里”异文，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卷二：“《魏世家》：李克，《韩诗外传》作里。”又“李”借作“理”，《管子·大匡》：“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尹知章注：“李，狱官也。”《史记·天官书》：“左角李。”司马贞《索隐》：“李即理。理，法官也。”按：“里、理”都是不跟精组发生关系的来母字，则“李”也是来母。

十二 “彛”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彛”声的字，中古一般读牙喉音，但是“斂”等字读来母。始谐声时，其声母不应该相差得这么远，是后来才变远的。

“斂”至晚东汉已读见母。《释名·释兵》：“斂，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时斂在臂内也。”按：“检”是见母字，详下，则“斂”也是牙喉音，见母。

“俭”上古已读见母。“俭、险”异文，《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多稽而俭貌。”《逸周书》“俭”作“险”。按：“险”是牙喉音，详下，则“俭”也是牙喉音，见母。

“禁”至晚东汉已读见母。《释名·释书契》：“禁，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按：“禁”是见母字，详“林”字条，则“禁”也是牙喉音，见母。

“险”至晚汉代已读晓母。“险戏（嶮）”双声，《楚辞·七谏·怨世》：“然芜秽而险戏。”马融《长笛赋》：“夫固危殆险嶮之所迫也。”按：“戏”为晓母，详“声”字条，则“险”也读晓母。

“嶮”至晚东汉已读疑母。《文选·张衡〈西京赋〉》：“棧 [] 嶮嶮。”李善注：“《埤

苍》曰：……棧，土眼切。[]，音眼。嶮，助奄切。嶮，鱼检切。”按：这里“棧、嶮”是崇母双声；“[]、嶮”只有读疑母才能双声。

“斂”读来母上古已然。《公羊传·文公二年》：“盟於垂斂。”《释文》：“垂斂，《左氏》作垂隄。”按：“隄”不读牙喉音，是来母，则“斂”也是来母。

十三 “需”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需”得声的字，有的中古读泥母（“孺”）、日母（“儒”），有的读心母（“需”）。始谐声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渐变远的。

“儒”上古已读日母。有双声联绵词“儒儿”，见“儿”一条。又“儒、柔”音近，《礼记·儒行》“儒行”孔颖达疏引郑《目录》：“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也。”案：“柔”是日母字，则“儒”以为日母字。

“孺”上古已读日母。“孺、弱”音近，《说文》女部：“孺，弱也。一曰：下妻也。从女，需声。”按：“弱”是日母字，则“孺”也是日母字。

“孺”上古已读日母。“孺、乳”音近，《说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输也，输尚小也。从子，需声。”按：“乳”是日母字，则“孺”也是日母字。

“孺”至晚汉代已读泥母。《说文》犬部：“孺，怒犬兒。从犬，需声。读若耨。”按：“耨”从“辱”声，从“辱”得声的字古唯读泥日母，则“孺”读泥母。

“需”上古已读心母。“需、须”音同，《说文》雨部：“需，[]也，遇雨不进，止[]也。从雨，而声。《易》曰：云在天上，需。”案：“[]”从“须”声，从“须”得声的字古唯读心母、山母。又“需、秀”音近，《周易·需》：“需，有孚。”《释文》：“郑读为秀。”是郑玄读为心母。又“需、须”音同，《周易·需》：“彖曰：需，须也”。

十四 “襄”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襄”得声的字，中古或归心母（“骯”）、山母（“蠖”）、书母（“饒”），或归日母（“让”）、泥母（“曩”）。始谐声时，其声母的音值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变远了。

“僮、襄”上古已读心母。“僮佯、相羊”异文，《楚辞·离骚》：“聊逍遥以相羊。”《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逍遥乎襄羊。”《文选·张衡〈西京赋〉》：“相羊乎五柞之馆。”其中“襄”五臣本作“僮”。又“相羊（襄羊、僮佯）”跟“逍遥（消遥）”同源。以上“相、消、道”都是心母，则“僮、襄”也是心母。

十五“刃”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刃”，《说文》刃部：“刃，伤也。从刀，从一。创，或从刀，仓声。”既然从“仓”声，说明上古时代“刃（创）”已读初母。又“𠄎”，《说文》井部：“𠄎，造法创业也。从井，刃声。读若创。”“创”上古初母，《释名·释疾病》：“创，戕也，戕毁体使伤也。”戕，清母。“创”也借作“疮”，《礼记·曲礼》：“头有创则沐。”

“梁”，《说文》木部：“梁，水桥也。从木，从水，刃声。”上古已读来母。梁、掠同，《尚书大传》卷一：“故尔梁远。”郑玄注：“梁，读为掠。”“掠”从“京”声，从“京”声的字不跟精组和庄组发生关系。“梁、掠”只有在来母中才能同声母。又“梁、良”音同，《诗经异文释》卷五：“五梁梁輶，《汉书·地理志》注梁引作良。《左氏·桓六年传》：随季梁，《古今人表》作季良。《孟子》王良，《荀子·正论》《论衡·命义》俱作王梁。是同音通用。”“梁、良”只有在来母中才可以同声母。又有“梁丽”双声，《庄子·秋水》“梁丽可以冲城”，《释文》：“梁丽，司马、李音礼，一音如字。司马云：梁丽，小船也。崔云：屋栋也。”又有“陆梁”，见“陆”字下。“陆、梁”二字只有读来母才可以双声。

十六“儿”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儿”得声的字，中古有的读泥母，日母，还有的读疑母。始谐声时，其音值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变得相远。

《广韵》“儿”有两读：一是汝移切：“儿，婴儿。又虜姓，《官氏志》云：贺儿氏，後改为儿氏。”二是五稽切：“儿，姓也。汉御史大夫儿宽，千乘人。”一个是日母，一个是疑母，这种分化上古已然。

“儿”上古可读日母。有双声联脣词“儒儿”，《楚辞·卜居》“将唳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旧注：“一作嚅唳。”洪兴祖《补注》：“嚅，音儒。唳，音儿。”按：“唳訾”，精母双声；“栗斯”，心母双声；“喔咿”，影母双声；“儒儿（嚅唳）”，日母双声。“儒（嚅）”是不跟疑母谐声的日母字，则“儿（唳）”亦读日母。

“唳”读影母上古已然。有双声联脣词“唳呕”，《荀子·富国》：“垂事养民，拊循之，唳呕之。”《广韵》於佳切：“唳，唳呕，小儿言也。”乌侯切：“呕唳，小儿语也。”按：“呕”从“区”声，从“区”得声的字，都是牙喉音，则“唳”也是牙喉音。

“倪”读疑母上古已然。“倪、艺”音近，《礼记·礼运》：“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郑

玄注：“艺，或为倪。”《释文》：“为倪，五计反，视也。”又“倪、蓺”音近，《大戴礼记·五帝德》：“依于倪皇。”王聘珍《解诂》：“倪，读曰蓺。”按：“艺、蓺”并为疑母。又“倪、诣”音近，《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倪会晋赵鞅。”《释文》：“叔倪，音诣，又五兮反。《左氏》作诣。”《谷梁传·昭公二十九年》：“叔倪卒。”《释文》：“叔倪，五计反，又五兮反。《左氏》作诣。”按：“诣”是疑母。又有双声联绵词“倪[]”，《周易·困》：“九五劓刖。”《释文》：“荀、王肃本劓刖作𦓐𦓐，云：不安貌。陆同。郑云：劓刖，当为倪[]。”据郑玄，至晚汉代有“倪[]”，[]是疑母。又“倪[]”跟“𦓐𦓐”同源，“𦓐、𦓐”都是疑母。

“柎”上古已读疑母。扬雄《太玄·柎》：“柎，拟也。”按：“拟”是疑母，则“柎”也应是疑母。

“𧈧”上古已读疑母。《汉书·天文志》：“抱珥[]𧈧。”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如淳：“𧈧读曰啮。”按：“啮”是疑母。又“𧈧、隍”音同，《说文》[]部：“隍，危也。从[]，从毁省。徐巡以为：隍，凶也。贾侍中说：隍，法度也。班固说：不安也。《周书》曰：邦之隍隍。读若虹𧈧之𧈧。”按：“隍”是疑母。

“輓”上古已读疑母。“輓、[]”为异体字，《说文》车部：“輓，大车辕耑持衡者。从车，儿声。[]，輓或从宜；柎，輓或从木。”按：“[]”从宜声，“宜”的谐声系列为疑母。又“輓、[]”同义，都是疑母，刘向《新序·节士》：“信之於人重矣，犹輿之輓[]也。”

十七 “尔”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玺”从“尔”得声。《说文》“尔”系列的谐声字有14个，中古有的属日母，有的属泥母，有的属明母，都是鼻音声母；还有的属心母和书母。假定造字时“玺”不读心母，那麽它最晚什麽时候读成心母？

《切韵》中“玺”读斯氏切，属心母。往前追溯，它读心母最晚东汉已然。《吕氏春秋·孟冬纪》“固封玺”高诱注：“玺读曰移徙之徙……徙，印封也。”《释名·释书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徙，心母，跟日母和泥母不发生关系。高诱生卒年不详，但他在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219）曾做过官；刘熙也是东汉末年人，建安中曾活动於交州。他们下距《切韵》成书（公元601）有400多年，可见“玺”读心母至晚公元二三世纪已然。

“猕”从“尔”得声。假定“猕”造字时不读心母，那麽它是什麽时候读成心母的呢？《切韵》中“猕”无疑是心母。再往前追溯，《礼记·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郑玄注：“省当为猕。猕，秋田也。国君有黼裘誓猕田之礼。”《释文》：“誓省，依注作猕，息典反，秋猎名。”《明堂位》：“是故夏禘、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郑玄注：“省读为猕。猕，秋田名也。”《释文》：“秋省，读为猕，仙戔反。”按：省，读心山二母，不跟鼻音发生关系，《国语·周语》“省功”韦昭注：“息井反。”《礼记》把“猕”写作“省”，是因为二者声母相同，韵部相近，声调也相同。郑玄（公元127—200）是公元二世纪人，他所见《礼记》有的版本“猕”写作“省”，说明公元二世纪之前“猕”已读作心母了。

“𠄎”从“尔”得声。假定“𠄎”造字时不读审母，那麽它是什麽时候读作审母的呢？《切韵》中“𠄎”无疑是审母。再往前追溯，可证最晚东汉已如此。《说文》𠄎部：“𠄎，[𠄎]，詹诸也。《诗》曰：‘得此[𠄎]。’言其行[𠄎]。从𠄎，尔声。”段注“得此[𠄎]”：“《邶风·新台》文。今《诗》作威施，《毛传》曰：威施，不能仰者。《释言》（文按：当作《释训》）曰：威施，面柔也。”又注“言其行[𠄎]”：“[𠄎]犹施施也。《王风》毛传曰：施施，难进之意。此言所以名[𠄎]也。”[𠄎]，今《毛传》及《尔雅》均作“威施”。《尔雅·释训》：“威施，面柔也。”《释文》：“威施，七历反，下式支反。舍人曰：令色诱人。李曰：和颜悦色以诱人，是谓面柔也。贾逵注《国语》曰：倭也。孙、郭并云：威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字书》作[𠄎]，同。”又“[𠄎]”很早作“施施”。如果“[𠄎]”产生在“施”和“[𠄎]”之前，那麽由《尔雅》及《毛诗》作“施”，可证战国时“[𠄎]”已读审母；如果“[𠄎]”记录“威施”在“施”之後，那麽至晚东汉许慎那个时代“[𠄎]”已读审母。

十八 “示”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犬部：“狝，犬怒兒。从犬，示声。”“示”字《广韵》有二读：一神至切，二巨支切。“狝”字《广韵》也有二读：一巨员切，二牛肌切。牛肌切一读跟“示”的谐声系列的其他声母的读法相差甚远，但造字时应该相同或相近，其详今已难确考。

《广韵》的疑母一读必前有所承。今考至晚西汉“狝”已读疑母。《汉书·东方朔传》：“舍人……即妄为谐语曰：‘令壶甌，老柏涂，伊优亚，狝吽牙，何谓也？’”颜师古注：“优音一侯反。亚音乌加反。狝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这里“伊优亚”都是影母字，“狝

咩”都是疑母字；“伊、豕”都是脂部，“优、咩”都是幽部（汉代从“牛”的声的字由之部转入幽部），“亚、牙”都是鱼部字。（参看李荣：《读〈汉书东方朔传〉》，载《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112-117页）

十九 “龙”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龙”声的字，中古读好几个发音部位和方法的声母。始谐声时，其声母的音值不可能相差得太远，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后来才逐步变远的，但是那时的音值到底是什麼，今已不可详考了。现在看来，“龙”的谐声系列音值变远的情况并非始於中古，上古的某个阶段就已经如此了。

“龙”上古已经有好几个读音。读来母，“龙、童”音近，《说文》龙部：“龙……从肉，飞之形，童省声。”从古文字形说，“龙”是象形字，许慎误以为形声字。他之所以误以为“童省声”，是因为“龙”当时已读来母，“宠”读透母，都跟“童”同发音部位，而发音方法不同。又“龙、隆”音近，《左传·成公二年》“围龙”，《史记·鲁世家》和《晋世家》作“隆”；《左传·成公二年》“取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取隆”。按：“隆”上古已读来母，详“夆”字条，则“龙”也读来母。读明母，《周礼·春官·巾车》“駟车”，郑玄注引杜子春：“龙，读为駟。”又郑玄注“龙勒”：“龙，駟也。”《秋官·犬人》“用駟可也”郑玄注引郑司农：“龙，读为駟。”《冬官·玉人》“上公用龙”郑玄注引郑司农：“龙，当为彪。”按：“駟、彪”都是明母，则“龙”也是明母。读透母（中古为彻母），《诗经·小雅·蓼萧》“为龙为光”毛传：“龙，宠也。”《周颂·酌》“我龙受之”郑笺：“龙，宠也。”《商颂·长发》“何天之龙”郑笺：“龙，当作宠。”《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作“何天之宠”。按：“宠”是透母，则“龙”也是透母。

“𪔐”，上古已读见母。《说文》升部：“𪔐，恚也。从升，龙声。”用“恚”释“𪔐”，是用声训。金文中“𪔐、[]”异体，增“兄”为声符，如《王孙钟》《郑公华钟》《郑大宰簠》《秦公簠》《禾簠》等。又“𪔐、恭”音义相通，《秦公簠》：“严 [] (恭) 寅天命。”《尚书·无逸》：“严恭寅天命。”又同“鸿”，《麦尊》：“王射大𪔐 (鸿)，禽。”按：“恚、兄、恭、鸿”都是牙喉音，则“𪔐”必为牙喉音，见母。“𪔐”从“龙”声，不必怀疑，金文中“龙”可以同“宠”，指恩宠；也可以通“𪔐”，如《王孙钟》：“余弘 [] (𪔐) [] (舒迟)。”可见“龙、𪔐”原来是音近的。

二十 “离”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隹部：“离，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离声。”吕支切。而“离”《广韵》有吕支和郎计二切。“离”的谐声系列中古有来、彻二母的读法，造字时音值当相同或相近，然其详不可确考。

“离”读来母，至晚《诗经》时代已然。有双声联绵词“流离”，《诗经·邶风·旃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毛传：“流离，鸟也。”《释文》：“流，音留。本又作鷓。离，如字。流离，鸟名，少好而长丑。《尔雅》云：鸟少美而长丑为鷓鷃。《草木疏》云：梟也，关西谓之流离，大则食其母。”又有山神名“离仑”，双声，《山海经·西山经》：“槐鬼离仑居之。”又有传说中视力特强的人“离娄”，双声，《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又“离落”双声，《国语·吴语》：“民人离落。”又“离楼（楼）”双声，司马相如《长门赋》：“离楼梧而相搏。”又“淋漓”双声，见“林”字条。

二十一 “娄”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娄”得声的字，绝大多数读来母，如“楼”；也有的读心母、山母，如“藪、数”；还有的读见母、群母，如“窳”，等等。这些字中古声母相差甚远，各字在始造字时，主谐字跟被谐字的声母至少是像相近的，但是其详今难以确考。

“娄、楼、楼、缕、缕、娄、鸚、廛、樓”读来母至晚战国时代已然。“离娄、离楼、离楼”双声，例证见“离”字条。又“娄、刘”音近，《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汉书·娄敬传》：“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刘也。’赐姓刘氏。”其中“娄、刘”只有都读来母才双声。又“娄、斂”声母同，《诗经·小雅·角弓》：“式居娄骄”郑玄笺：“娄，斂也。”这是声训。“斂”上古已读来母，参见“监、金”二字条。又“楼、牢”音近，《仪礼·士丧礼》：“牢中旁寸。”郑玄注：“牢读为楼。”其中“牢”至晚西汉已读来母，《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牢落陆离，烂漫远迁。”这里“牢落”和“陆离”都是来母构成的双声联绵词。又“蓝缕（又作萎）、褴褛”双声，例证见“监”字条。又“萎、柳”异文，《礼记·檀弓下》：“设萎翬。”郑玄注：“《周礼》‘萎作柳’。”其中“萎、柳”祇有读来母才双声。又孙炎已用来母给“萎”注音，《尔雅·释草》：“购，蒹萎。”《释文》：“萎，孙力朱反，郭力侯反。注同。”又“鸚鸚”双声，《尔雅·释鸟》：“鸚鸚，鸚。”《释文》：“鸚，音六。鸚，郭力于反，谢、施力侯反。”参见“壘”条。又“丽廛”双声，《说文》广部：“廛，屋丽廛也。从广，娄声。”段注：“丽

屨，读如离娄二音。”又“諛諛”双声，《说文》言部：“諛，諛諛也。从言，连声。”又：“諛，諛諛也。从言，娄声。”《楚辞·九思·疾世》：“媒女诘兮諛諛。”《方言》卷十：“嘯嘯、諛諛，拿也。”郭璞《音义》：“嘯嘯，阡牢二音。諛諛，上音连，下力口反。”

“数”，至晚汉代的材料已显示当时读齿音，即山母。“数、速、媵”音同或音近，《礼记·祭义》：“其行也趋趋以数。”郑玄注：“数之言速也。”《曾子问》：“不知其已之迟数。”郑玄注：“数，读为速。”《说文》女部：“媵，谨也。从女，束声。读若谨敕数。”按：“速、媵”从“束”声，从“束”得声的字不跟来母和牙喉音发生关系，“数、速、媵”祇有读齿音才能音同或音近。又“数、缩”音近，《周礼·春官·司尊彝》：“醴齐缩酌。”郑玄注：“故书缩为数。杜子春云：数当为缩。”按：“缩”从“宿”声，只有读齿音才能跟“数”音近。

“藪、藪”中古读苏後反。从“数”得声的字都读齿音，如“藪、藪”，这当是“数”读齿音以後造的字。它们的心母读法上古已经形成了。“藪”见於《书·武成》。王念孙以为“藪、聚”同源，《广雅·释地》：“藪，池也。”王念孙疏证：“藪之言聚也，草木禽兽之所聚也。”王力《同源字典》同。“聚”是从母。又“藪、趋”音近，《周礼·冬官·轮人》：“以其围之防措其藪。”郑玄注：“郑司农云：‘藪读为蜂藪之藪，谓穀空壶中也。’玄谓此藪径三寸九分寸之五，壶中当辐藪者也。蜂藪者，犹言趋藪也。藪者，众辐之所趋也。”按：“趋”，清母。“藪”，又通“搜”，《广雅·释诂三》：“藪，求也。”按：“搜”上古心母，从“叟”得声。从“叟”得声的字还有“[]”，其异体字为“鷗”，《说文》鸟部：“鷗……从鸟，肃声。[]，司马相如说：从空声。”按：“叟、肃”均为齿音，其谐声字不读来母。又“藪、数”音同，《汉书·东方朔传》：“是窳藪也。”颜师古注引苏林：“藪音数钱之数。”按：“数”是齿音（见上文），则“藪”亦为齿音。“藪”，《说文》竹部：“炊[]也。从竹，数声。”王念孙以为跟“缩”同源，《广雅·释器》有：“[]，[]也。”跟“藪”同词，王念孙疏证：“[]之言缩也，漉米而缩去其汁，如漉酒然。”缩，山母。《方言》卷五：“炊[]谓之缩，或谓之[]。”郭璞《音义》：“[]，音藪。”按：“缩、叟”齿音。《仪礼·聘礼》：“车乘有五藪。”郑玄注：“藪，读若不数之数。”

二十二“仑”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仑”得声的字，绝大多数在中古读来母，但是“纶、论”又归见母，“论”还归匣母。声母向差得这麼远，当是後来的演变造成的。

“𪚩”上古已读来母。《说文》虫部：“𪚩，蛇属，黑色，潜於神渊，能兴风雨。从虫，仑声。读若戾草。𪚩，𪚩或从戾。”其中“𪚩、戾”都是来母字，可见“𪚩”也是来母字。

《说文》木部“𪚩，目大也。从目，仑声。《春秋传》有郑伯𪚩。”事实上，“𪚩”读见母上古已然。“𪚩、纶”异文，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卷六：“襄二年经郑伯𪚩卒，《古今人表》𪚩作纶。纶、𪚩声相近。”按：“纶”又有见母一读，详下。又“𪚩”上古有同源词“衮、緡、𪚩、暉”等，《说文》目部：“暉，大目出也。”王筠《句读》：“暉、𪚩音义皆近。”《广雅·释诂一》：“衮，大也。”王念孙疏证：“衮之言浑也。曹大家注《幽通赋》云：浑，大也。《後汉书》冯緡，字鸿卿。緡与衮通。《说文》：𪚩，目大也。《尔雅》：百羽谓之緡。《释文》引《埤仓》云：緡，大束也。《玉篇》：𪚩，大鱼也。𪚩、緡、𪚩并音古本反，义与衮同也。”按：“衮、緡、𪚩、暉”都是见母，则“𪚩”也是见母。

“纶”的见母一读上古已然。《汉书·古今人表》：“郑成公纶。”颜师古注：“纶音工顽反，《左传》作𪚩，音工顿反。”按：“𪚩”是见母。

“沦”的见母一读至晚东汉已然。《汉书·古今人表》：“泠沦氏。”颜师古注引服虔：“沦音螺，始造十二律者。”按：服虔，汉人。

二十三 “[]”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为主谐字的谐声系列，中古或读来母，如“鸾”；或读唇音帮、明二母，如“变、蛮”；或读山母，如“[]”；或读见母，如“[]”；或读影母。这些字不会是同时、同地造的，但是开始造字时，主谐字和被谐字读音至少应该相近。其详今不可确考。

“[]”字，至晚汉魏时代已有明母和来母二读。读明母，《说文》日部：“𪚩，日且昏时。从日，[]声。读若新城[]中。”大徐本注：“洛官切。”《集韵》洛丸切：“𪚩，《说文》：日且（述古堂本讹作旦）昏时。”这是采用《说文》的旧音，所以在释义之前注上《说文》，但是还采用了别的读法，谩还切：“𪚩，日且昏也。”这两个读音都有来历。《说文》段注：“[]他书作蛮。《地理志》河南郡新城下蛮中，故戎蛮子国也。《郡国志》河南郡新城有鄢聚，古鄢氏，今名蛮中。《左传·昭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杜云：‘河南新城县东南有蛮城。’《水经注·伊水篇》曰：‘新城县，故蛮子国也，县有鄢聚，今名蛮中。’汉新城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阳县南，今《左》《谷》皆作蛮，《公羊》作曼，刘昭引《左传》作鄢。𪚩音如蛮，《集韵》谩还切者是。大徐洛官切，非

也。”按，“蛮”从“[]”声，《诗经》时代已读明母，汉代“𪔐、蛮”已为异文；又“𪔐”从“曼”声，从“曼”得声的字古已读明母，不跟来母谐声，上古“曼、𪔐、蛮、[]”异文，均可证“[]”至晚汉代已可读明母。读来母，至晚汉代已然。《说文》：“[]，乱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绝也。从言、丝。”其中“[]、乱”是声训，“乱”来母，则“[]”亦来母。《汉书·地理志》：“钜鹿郡，县二十：钜鹿、南[]……。”颜师古注引魏孟康：“[]音良全反。”按：“良”，《说文》：“善也。从富省，亡声。”似乎是跟明母谐声，但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良”根本不从富、亡声。实际上，“良”的谐声系列是不跟明母发生关系的，“[]、良”只有读来母才能同声母。

“变”，上古已读来母。《说文》：“[]，顺也。从女，[]声。《诗》曰：婉兮[]兮。变，籀文[]。”可见周代“变”这个词已读来母，上古某一阶段，这个词又可用声符为“[]”的“变”字来记录，则“变”已读来母。

“[]”，至晚汉代已读来母。《说文》门部：“[]，妄入宫掖也。从门，[]声。读若阑。”洛干切。段注：“《汉书》以阑为[]字之假借。《成帝纪》：‘阑入尚方掖门。’应劭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又或作兰，《列子》：‘宋有兰子。’张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兰。’殷敬顺曰：‘《史记》无符传出入谓之阑。’此兰子，谓以技妄游。”按：“[]”既然可以读“阑”，写作“阑、兰”，而“阑、兰”不跟明母发生关系，那么“[]”也是来母字。

“蛮”在《诗经》时代已读明母。《诗经》有双声兼叠韵联绵词“𪔐蛮”，其中“𪔐”是不跟来母发生关系的明母字，那么“蛮”当读为明母，才能跟“𪔐”双声。又“蛮、缦”音近，《尚书·禹贡》“三百里蛮”孔疏引郑云：“蛮之言缦也。”又“蛮、慢”音近，《史记·夏本纪》“三百里蛮”裴駰《集解》引马融：“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礼记·王制》“南方曰蛮”孔疏引《风俗通》：“蛮者，慢也。”《广雅·释詁三》：“蛮，也。”王念孙疏证：“蛮之言慢易也。”又“蛮、曼”音近，《春秋左传异文释》卷九：“《昭十六年·经》：楚子诱戎蛮子。《公羊》作戎曼子。《哀四年·经》：晋人执戎蛮子赤。《公羊》亦作戎曼子。又“蛮、[]”音同，《说文》：“[]，……读若蛮。”以上“缦、慢、曼、[]”都是明母字，“蛮”只有读明母才能跟它们双声。

“变”读帮母至晚汉代已然。“变、辩”音近，《礼记·礼运》“大夫死宗庙谓之变”郑玄注：“变，当为辩，声之误也。”又“变、辨”音近，《易经异文释》卷一“革：大人虎变。晁氏《易》云：京作辨。”又“变、卞”音近，《易经异文释》卷一：“《尚书》：于变时

讎。汉《孔宙碑》作于卞。”又“变、蕃”音近，《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讎”孙星衍《今古文注疏》：“于变，《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诏引作于蕃。”这里“辩、辨、卞、蕃”都是唇音，“变”只有读唇音才能跟它们音近。

“弯”始见于汉代，当时已经读影母。《说文》弓部：“弯，持弓关矢也。从弓，[]声。”汉代“弯、牵”音近，《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弯蕃弱。”李善注：“文颖曰：弯，牵也。”这是声训，“弯、牵”分别为影、溪二母。文颖是东汉末年人。

“孛”上古已经出现，至晚西晋已经读心母。《说文》子部：“孛，一乳两子也。从子，[]声。”《吕氏春秋·疑似》：“夫孛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战国策·韩策三》：“夫孛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此词当为“连”的滋生词，《说文》“孛”下段注：“孛之言连也。”原来可能读来母，后来又读心山二母。《方言》卷三：“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厘孛，秦晋之间谓之孛子，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孛生。”可见，“孛”可能是赵魏之间的读法。郭璞《音义》：“孛，苏官反。”切上字“苏”不跟来母发生关系，则“孛”祇有读心母才能跟它双声。郭璞生于公元276年，上距东汉灭亡（公元220年）仅56年。

二十四 “寥”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寥”得声的字中古或读来母，或读见母，明母，彻母，群母等。这些读法音值相差甚远，始谐声时音值至少是相近的，然其详今已不可确考。现在要问：中古的这些读法是何时出现的？

“寥”读来母至晚东汉已然。《汉书·礼乐志》“寂寥上天知厥时”颜师古注引应劭：“寥音来朝反。”其中“来”是来母字，则“寥”必读来母。

“寥”，《广韵》二读：一巨鳩切：“球，美玉。《说文》曰：玉磬也。寥，上同。又渠幽切。”二渠幽切：“寥，玉名。”都是读群母。今考“寥”读群母上古已然。《说文》玉部：“球，玉声也。从玉，求声。寥，球或从寥。”其中“球”已见于《尚书·禹贡》《诗经·商颂·长发》等，“寥”已见于《尚书·禹贡》《国语·晋语四》《史记·孔子世家》等。“球”从“求”得声，“求”的得声系列不跟来母、明母发生关系，是牙喉音，则“寥”必读群母。

“胶”读见母周代已然。《诗经·郑风·风雨》一章：“风雨凄凄，鸡鸣喈喈。”二章：“风雨潇潇，鸡鸣胶胶。”这里“凄凄、潇潇”都是齿头音；“喈喈、胶胶”都是见母，都是摹拟鸡叫声。所以毛传说：“胶胶，犹喈喈。”有人把“胶”的上古音构拟为[*mkr]，不能接

受拟声词“胶胶”的检验，因为鸡叫声不可能是m 打头，应该是k 打头，今天摹拟某些鸡叫声还说“格格（咯咯）”；也不能接受诗人艺术技巧上的安排的检验，因为一二章相同的位置上的“啾啾、胶胶”声母相同，“啾”祇能是牙喉音，那麽“胶”也祇能是牙喉音。又有双声联辞词“胶加”，《楚辞·九辩》：“亦多端而胶加。”三国魏嵇康《卜疑集》：“世俗胶加。”又有“胶葛”，《楚辞·远游》：“骑胶葛以杂乱兮，斑漫衍而方行。”胶，一作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杂遝胶葛以方驰。”《汉书·扬雄传上》：“其相胶葛兮。”又“胶、纠、紱”音近，《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於东胶。”郑玄注：“胶之言纠也……。胶，或作紱。”以上“加、葛、纠、紱”都是牙喉音字，那麽“胶”必读见母。

“穆”读见母至晚汉代已然。“穆、杻”音同，《诗经·周南·穆木》：“南有穆木。”《毛传》：“木下曲曰穆。”《释文》：“穆木，居虬反，木下句曰穆。《字林》九稠反，马融、韩诗本并作杻，音同。”又“穆、求”音近，《文选·张衡〈思玄赋〉》：“穆天道其焉如。”旧注：“穆，求也。”

“缪”读明母至晚战国已然。“缪、穆”音同，《公羊传·隐公三年》：“葬宋缪公。”《释文》：“宋缪公，音穆，《左氏》作穆。凡此後放此。”《礼记·坊记》：“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周礼·天官·内宰》郑玄注：“《坊记》曰：阳侯杀穆侯而窃其夫人。”《礼记·大传》：“序以昭缪。”郑玄注：“缪，读为穆，声之误也。”以上“穆”是明母，则“缪”亦当为明母。又“绸缪”与“缠繇”同源，《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毛传：“绸缪，犹缠繇也。”《豳风·鸛鳴》：“绸缪牖户。”郑笺：“绸缪，犹缠繇也。”这里“绸、缠”双声，上古定母；“繇、缪”双声，“繇”明母，则“缪”亦明母。

二十五 “寮”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寮”声的字，一般都读来母，只有“獠”有知母一读。《广韵》“獠”有三个反切：一是落萧切：“獠，夜猎也。又知卯、卢皓二切。”二是卢皓切：“[彡寮]，西南夷名。獠，上同。”三是：“[彡寮]，夷别名。张绞切。又卢皓切。二。獠，上同。”按：“獠”本是专为“夜猎”一义造的字，读落萧切，不能读张绞切；“西南夷名”一义可以读卢皓切，也可以读张绞切。

从“寮”声的字上古已读来母，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为证：

“僚”字，《左传·昭公七年》：“隶臣僚。”孔颖达疏引汉服虔：“僚，劳也，共劳事也。”按：“劳”是来母，则“僚”是来母。

“撩”字，《说文》手部：“撩，理也。”《广雅·释詁二》“撩，理也”王念孙疏证：“撩与料声近义通。”按：“理、料”都是来母，则“撩”也是来母。

“僚”字，宋玉《九辩》：“僚栗兮若在远行。”又“僚、了”同词，《说文》心部：“僚，慧也。”《潜夫论·梦列》：“困不了寮之称。”按：“栗、了”都是来母，则“僚”也是来母。

“瞭”字，《说文》肉部：“瞭……髡，或从劳省声。”按：“劳”是来母，则“瞭、髡”也是来母。

“疗”字，《说文》疒部：“[]……疗，[]或从寮。”按：“乐”的谐声字不读端母，古有来母一读，则“疗”也读来母。

“辽”字，《诗经·小雅·渐渐之石》：“山川悠远，维其劳矣。”郑玄笺：“其道里长远，邦域又劳劳广阔。”这是认为“劳”同“辽”。按：“辽、劳”只有都读来母才能双声，则“辽”为来母。

“厉”字，至晚晋代已读来母，左思《蜀都赋》：“歌江上之颺厉。”按：“厉”是来母字，则“颺”也是来母字。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从“寮”声的字，不但中古读来母，上古也是读来母。那么“撩”上古也应该读来母。它是什麽时候开始读端母（后来读知母），为什麽读端母呢？考“撩（[𠂔寮]）”泛指分布于川、陕、黔、滇、桂、湘、粤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先民，始於六朝史籍，可见“撩（[𠂔寮]）”读张绞切本是後起的词，後起的读音。有人把这个反切推到上古，作为古有复辅音的证据，这是不妥当的。《玉篇》犬部：“撩，力吊切，宵田也。又力道切，夷名。”彡部：“[𠂔寮]，张绞切，夷别名，与撩同。又卢皓切。”《汉语大字典》“[𠂔寮]”用作此义的最早书证是《旧唐书·西南蛮·南平僚》，“撩”用作此义的最早书证是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龙龕手镜》彡部记录了为此词另造的“[]”字，有陟绞、落好二反，窃疑“爪”是声符，“爪”时庄母巧韵开口二等，当时知、庄有相混者。总起来说，“撩（[𠂔寮]）”是由来母变为透母，所以《玉篇》《广韵》此词又有来母一读。为什麽会有这种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来母拼二等不大合乎音位结构，为了保持二等韵母，声母就变为同部位的透母。

二十六“劳”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劳”声的字，中古都归来母，只有“唠”归彻母。这个“唠”出现在联脛词“唠奴”中。为什麽“唠”读彻母呢？这是由於“唠”出现在叠韵联脛词“唠奴”中，音节结构及语流音变的

影响，使得“唠”读彻母。来母字一般不拼二等字，而“唠、呶”都是肴韵二等字，“唠”要拼二等韵母，声母就由来母变为同部位的透母（中古变成了彻母）。所以这一例不能作为“唠”原来是复辅音声母的证据。

“唠”，《说文》口部：“唠，唠呶，謹也。从口，劳声。”敕交切。又：“呶，謹声也。从口，奴声。《诗》曰：载号载呶。”女交切。作为叠韵联绵词，“唠呶”是汉代才始见于文献的。从“劳”声的字先秦归宵部，“呶”先秦归幽部；“唠、呶”中古都是肴韵字。汉代时，先秦幽、宵二部的肴韵字已转入宵部（见王力《汉语语音史》），所以“呶”和“唠”汉代同韵部，都是宵部。“唠”大概是汉代人造的字。

二十七 “林”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林”得声的字，中古有的读来母，如“淋”；有的读彻母，如“淋”；有的读见母，如“禁”，等等。当“林”跟这些字谐声时，声母的读音应该相同或相近，但是其详已不可确考。

“林”读来母至晚战国已然。有双声联绵词“琳琅”，《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穆锵鸣兮琳琅。”又有“林悞”，《文选·宋玉〈高唐赋〉》：“令人林悞凄凄。”又有“林栗”，《文选·宋玉〈风赋〉》：“状直凄凄林栗。”王褒《洞箫赋》：“林栗密率。”又有“林离”，司马相如《大人赋》：“滂滂泆泆，洒以林离。”字又作“淋漓”，《楚辞·严忌〈哀时命〉》：“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漓而从横。”又有“淋洒”，《文选·王褒〈洞箫赋〉》：“被淋洒其靡靡兮。”这些双声联绵词，其中前一个音节有主谐字“林”，后一个有主谐字“良、戾、栗、离、丽”等，它们祇有用声母同为来母才能解释为双声。又“婪、颯”祇有同为来母才能同音，《说文》草部：“颯……读若婪。”按：上古“婪”还有定母一读，《说文》女部：“婪……读若潭。”郭璞出生距东汉亡只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他给《方言》从“林”得声、后代读来母的字用来母来注音，例如《方言》卷一：“[]，杀也……晋魏河内之北谓[]为残。”郭璞注音：“[]，音廩，又洛感反。”卷二：“淋，残也，陈楚曰淋。”郭璞注音：“淋，洛含反。”

“淋”从“林”得声，它读彻母（上古归透母）至晚东汉已然。《说文》门部：“闾，马出门兒。从马在门中。读若淋。”见部：“[]，私出头视也。从见，[]声。读若淋。”按：“[]”从“彡”得声。“淋”在上古当还有来母一读，《方言》卷一：“淋，齐语也。”郭璞注音：“淋，洛含反。”

“禁”从“林”声，上古早已读作见母。“禁、忌”同源，《说文》示部：“禁，吉凶之忌也。从示，林声。”以“忌”释“禁”，是用声训，意在揭示词源关系。“忌”从“己”声，其谐声系列不跟来母发生关系，是牙喉音。又“禁、金”声旁互换，《说文》手部：“[]，急持衣[]也。从手，金声。[]，[]或从禁。”“金”的谐声系列从不读来母，则“禁”亦读见母。

二十八 “里”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里”声的字，中古一般读来母，但是也有的读牙喉音，声母的读法相差甚远，当时后来的变化，现在看来，这种变化至晚东汉就已经出现了。

“[]”读匣母至晚东汉已然。《说文》走部：“[]，留意也。从走，里声。读若小儿孩。”按：“孩”是匣母，则“[]”一定是匣母字。

“悝”读溪母上古已然。“悝、诒”同词，《说文》心部：“悝，啁也。从心，里声。《春秋传》有孔悝。一曰：病也。”《广雅·释诂四》：“诒，调也。”王念孙疏证：“悝，与诒同。”这是认为“悝、诒”同词，“诒”是牙喉音，则“悝”也是牙喉音。

二十九 “吕”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吕”得声的字有“菖菘”，都是见母。始谐声时，它们跟“吕”的读音应该相近，然其详今已不可确考。

“吕”上古已读来母。《说文》吕部：“吕，脊骨也。象形。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凡吕之属皆从吕。菖，篆文吕，从肉，从旅。”是“吕、菖”为异体。《续释名·释律吕》：“吕，旅也，旅阳宣气也。”《吕氏春秋·季冬》：“律中大吕。”高诱注：“吕，旅也。”《谷梁传·宣公十八年》：“楚子吕卒。”《释文》：“左氏作旅。”按：“旅”是来母字，则“吕”亦当为来母字。

“菖”上古已读见母。“菖、举”异文，《公羊传·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菖。”《释文》：“伯菖，左氏作柏举。”按：“举”是见母字，则“菖”亦当为见母字。

三十 “羞”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大徐本白部：“鲁，钝词也。从白，羞省声。《论语》曰：参也鲁。”段玉裁《说文注》改为“从白，鱼声”，注释说：“各本作羞省声。按羞从差省声，在古音十七

部，今之歌麻韵。鲁之古今音皆在五部，[]、櫓等字用为谐声。古文以旅为鲁，则羞为浅人所改也，今正。”按：“鲁”字字形结构分析未有定论，但是大家同意，“鲁”不从“羞”省声。

“鲁”字原来可能不读来母，金文中，有“屯鲁”，即“纯嘏”，又“鲁”通“嘉”。但是，无论“鲁”初谐声时读什么声母，他很早就读来母了，从“鲁”得声的字如“櫓”等都读来母，当是“鲁”读来母后造的字，而这些字有的在在上古就已经出现了。由《说文》草部：“[]，草也，可以束。从草，鲁声。藟，[]或从卤。”木部：“櫓，大盾也。从木，鲁声。楠，或从卤。”广部：“庐，庑也。从广，卢声。读若卤。”[]部：“旅，军之五百人为旅。从[]，从从。从，俱也。[]，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按：“旅、卤”都是来母字，则“鲁”也是来母字。


三十一 “卵”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卵部：“卵，凡物无乳者卵生。象形。”卵，中古来母字，从“卵”（卵）得声的字有“关”读见母。

“卵”原来读见母，至少有见母一读。《礼记·内则》：“卵酱实蓼。”郑玄注：“卵读为鯤。鯤，鱼子。或作[]也。”这里“鯤”是见母，则“卵”为见母无疑。段玉裁《说文注》：“糸部辵下云：读若鸡卵。盖古卵读如管也。”又云：“《五经文字》曰：‘卵，古患反，见《诗·风》，《字林》不见；又古猛反，见《周礼》。《说文》以为古卵字。’《九经字样》曰：‘《说文》作卵，隶变作卵。’是唐本《说文》有此无疑……卵之古音读如管。引申之，《内则》‘濡鱼卵酱’，郑曰：卵读为鯤。鯤，鱼子也。或作[]。韦注《国语》亦云：鯤，鱼子也。《内则》之鱼子，言其未生者；《论语》之鱼子，言其已生者，其意一也。又引申之，为《诗》‘总角卵卵’之卵，《毛传》曰：卵，幼稚也。此谓出腹未久，古仍得此称，如鱼之未生已生皆得曰鯤也。又引申之，《周礼》有卵人，郑曰：卵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卵。此谓金玉锡石之朴蕴於地中，而精神见於外，如卵之在腹中也。”

“关”读见母，上古已然。“[]”，《说文》糸部：“[]，织绢从糸贯杼也。从丝省，卅声。”以“贯”释“[]”，是用声训。又有双声兼叠韵联韵词“间关”，《诗经·小雅·车鞳》：“间关车之鞳兮。”按：“贯、间”都是见母，则“关”也是见母。

三十二 “老”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按：此释字形不确，甲骨文作，像长发老人伛偻其背，手中扶杖之形。又：“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可见许慎并未说“考”从“老”省声，可能是许慎时“老”和“考”读音相差甚远。有人以为“考、老”音近，根据不足。现在姑且承认它们音近，再来看看这两字的上古声母情况。

“考”很早就读溪母。“丂”得声的字都是牙喉音，实际上表明“考”从始谐声时就读溪母。其他的材料也证明“考”是溪母。“考、巧”音近，《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史记·鲁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按：“巧”不跟来母发生关系，是溪母字，则“考”亦当读溪母。

“桡”至晚东汉已读溪母。“桡、[]”是古今字，《诗经·唐风·山有枢》：“山有桡。”毛传：“桡，山樗。”《说文》木部：“[]，山樗也。从木，尻声。”段注：“[]、桡古今字，许所据作[]也。”按：“尻”从九声，见母，从不跟来母谐声，则至晚东汉“桡”已读见母。

三十三 “丽”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丽”得声的字，中古或读来母，或读山母。始谐声时，声母不当相差得这样远，然其详今已不可确考。

“丽”上古已读来母。有双声联绵词“丽廛”，《说文》广部：“廛，屋丽廛也。”又囧部：“囧，窗牖丽廛闾明也。”当然，有人会说从“丽、娄”得声的字都可以跟山母谐声，所以“丽、廛”不一定读来母。但是，下面的例子却有力地证明“丽”读来母。“丽、离”音近，《文选·宋玉<风赋>》：“被丽披离。”这里叠用两个同源的叠韵联绵词，声母上也有讲究，“被、披”双声，“丽、离”双声。《释名·释疾病》：“丽，离也。”其中“离”不跟山母谐声，来母字。又“丽、黎”音近，《左传·成公十七年》：“公游於匠丽氏。”洪亮吉《诂》：“《史记》作骠，《大戴礼记·保傅篇》作匠黎。”其中“黎”是来母字，不跟山母谐声。又“丽靡、烂漫”同源，《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丽靡烂漫於前。”刘良注：“丽靡、烂漫，美音声也。”其中“烂”是来母字，不跟山母谐声。“离、黎、烂、丽”四字只有读来母，才能同声母。

“郚”上古已读来母。“郚、丽、犁”音近，《春秋·僖公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於

郚。”李富孙《异文释》：“《公羊》作於犁，《谷梁》作於丽。”又“郚”有“历”音，《汉书·高帝纪》：“郚食其为里监门。”颜师古注引东汉服虔：“音历异基。”其中“历”是来母字，不跟山母谐声。“丽、犁、历、郚”只有读来母，才能同声母。

“丽”上古已读来母。“丽、离”异文，《仪礼·士冠礼》：“束帛丽皮。”郑玄注：“古文丽为离。”《士昏礼》：“束帛丽皮。”《白虎通·嫁娶》引作“离皮”。

“洒”上古已读山母。“洒、蓰”音近，《史记·周本纪》：“其罚倍洒。”裴駰《集解》引徐广：“洒……一作蓰。五倍曰蓰。”《孟子·滕文公上》：“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其中“蓰”心母，跟山母音近。

“纒”至晚汉代已读山母。有双声联绵词“糝纒”，《文选·扬雄〈甘泉赋〉》：“螭略糝纒，漓序糝纒。”李善注：“螭，于颯切。漓音离。糝音森。纒，所宜切。”又有“襪纒”，《文选·张衡〈西京赋〉》：“被毛羽之襪纒。”李善注：“襪，所炎切。纒，史宜切。”按：“参”的谐声系列是齿音字。又“纒、筵”音近，《释名·释采帛》：“纒，筵也，羸可以筵物也。”按：“筵”字《广韵》有所宜、所绮二切，均为山母。又有准双声联绵词“飒纒”，见“立”字条。

三十四 “录”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刀部：“剥，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录亦声。一曰：剥，割也。[]，剥或从卜。”按：“录”中古是来母，“剥”中古是帮母。“剥”既然从“录”声，在造字时声母至少应该相近，然其详已不可确考。“录”什么时候已读来母，“剥”什么时候已读帮母？

“录”读来母至晚周代已然。据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金文常用字典》712-713页，金文中“录”已通“禄”、通“麓”。麓从鹿声，从“鹿”得声的字只跟来母发生关系。《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裴駰《集解》引张晏：“以鹿喻帝位也。”按：这里“鹿、禄”双关。《说文》水部：“漉，浚也。从水，鹿声。淥，漉或从录。”竹部：“籥，竹高篴也。从竹，鹿声。[]，籥或从录。”林部：“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声。一曰：林属於山为麓。《春秋传》曰：‘沙麓崩。’[]，古文从录。”这些都是“录、鹿”作为声符互换的形声字。上古又有双声联绵词“历录”“轆轳”。《诗经·秦风·小戎》毛传：“桑，历录也。”《方言》卷五：“轳车，赵魏之间谓之轆轳车。”从“历”得声的字都是不跟唇音发生关系的来母字。“绿”从“录”声，《释名·释采帛》：“绿，浏也，荆

泉之水，於上视之，浏然绿色，此似之也。”从“刘”得声的字都是不跟唇音发生关系的来母字。

“剥”读帮母可能先秦已然。《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很多人认为这里“剥”通“扑”，《释文》：“剥枣，普卜反，击也。注同。”读普木反，正是认为通“扑”。“扑”从“卜”得声，是从来不跟来母发生关系的唇音字。《说文》收有“剥”的异体字“𠂔”，也是从“卜”得声。

三十五“壘”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部：“陆，高平地。从[]，从壘，壘亦声。”力竹切。土部：“壘，土块壘壘也。从土，尪声。读若逐。一曰：壘梁。”屮部：“[]，菌[]，地[]，丛生田中。从中，六声。”力竹切。“壘”的谐声系列有来母，还有明母，如“睦”。它们在造字时声母应该相近，但其详不可确考。

“陆”读来母，至晚战国已然。有双声联绵词“陆离”，《楚辞·离骚》：“斑陆离其上下。”《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其中“陆离”双声，“崔嵬”叠韵。司马相如《上林赋》：“牢落陆离，烂漫远迁。”牢、落、陆、离都是来母字。“离”只有读来母才跟“陆”双声。又有“陆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司马贞《索隐》：“谓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扬雄《甘泉赋》：“飞蒙茸而走陆梁。”其中“蒙戎”叠韵，“陆梁”双声。又有“鵝鸛”，《尔雅·释鸟》：“鵝鸛，鵝。”郭璞注：“今之野鵝。”《释文》：“鵝，音六。鸛，郭力于反，谢、施力侯反。”又有“陆落”，王充《论衡·程材》：“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刘盼遂《集解》：“陆落，双声联绵字，失意之貌。”其中“陆、落”各自的主谐字都会形成特殊谐声，但是“陆、落”只有读来母才能双声。

“睦”读明母，至晚汉代已然。《说文》目部：“睦，目顺也。从目，壘声。”《广雅·释诂一》：“睦，信也。”王念孙疏证：“《史记·司马相如传》‘眈眈睦睦’，《汉书》作‘穆穆’。”可见“睦、穆”音同或音近。《说文》禾部：“穆，禾也。从禾，[]声。”又彡部：“[]，细文也。从彡，[]省声。”段注：“各本有‘声’字，误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眈眈睦睦，君子之能。”《集解》：“徐广曰：‘眈眈，和貌也。’”《索隐》：“眈音旻。”眈眈、睦睦，都是明母字。

三十六“鬲”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说文》鬲部：“鬲，鼎属，实五鬲，斗二升，曰鬲，象腹交文，三足。[]，鬲或从瓦。[]，汉令鬲，从瓦，麻声。”《广韵》“鬲”有两读：一是古核切：“鬲，县名，在太原。又鬲津，九河名。又姓，殷末贤人胶鬲之後。又音历，鼎属也。”二是郎击切：“鬲，《尔雅》曰：鼎款足者谓之鬲。”这两读，声母的音值相差得太远，始谐声时，其音值当相近，不然的话，就会为这两个读音分别造字。现在看来，“鬲”的这两种相差甚远的读音，至晚汉代就已经如此了，“鬲”为主谐字的各个字的後代读音，至晚汉代就已经形成了。

“鬲”作“鼎属”讲至晚汉代已读来母。“鬲、[]”异体，见於《说文》，“[]”从“麻”声，“麻”从“秝”声，都是不跟雅喉音发生关系的来母字。又有双声联绵词“轆轳”，《方言》卷五：“轳车，赵魏之间谓之轳轳车。”又有“历录”，《诗经·秦风·小戎》毛传：“束有历录。”按：“轳、录”都是来母字，则“轳、历”也是来母字，“鬲”因此也是来母字。

“鬲”上古已读牙喉音。《说文》木部：“鬲，大车柅。从木，鬲声。”《释名·释车》：“鬲，扼也，所以扼牛颈也。”以上“柅、扼”都是牙喉音，则“鬲”也是牙喉音。

“鬲”上古已读牙喉音。《荀子·礼论》：“县一锤尚拊之鬲。”杨倞注：“鬲，击也。韦昭曰：古文鬲为击。”按：“击”是见母，则“鬲”不可能读来母，只能读牙喉音，是见母。

三十七“立”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立”得声的字，中古分别读来母、云母、心母、溪母等。始谐声时，声母不应该差得这麽远，至少应该相近，但是其具体音值今天已不可详考了。

“立”读来母，至晚东汉时代已然。《释名·释姿容》：“立，林也，如林木森然，各驻其所也。”这是声训，“林”是来母，则“立”当为来母。

“莅”读来母，至晚西汉已然。《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薊莅鼎歛。”颜师古注：“薊音刘。莅音利。鼎，古卉字也，音讳。歛音翁。”这里“薊莅”并为来母，“鼎歛”并为晓母。

“位”《说文》不看作形声字，人部：“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如果“位”是形声字的话，那麽到了许慎的时代，它跟“立”的读音可能已经差得远了，所以许慎只把它处理为会意字。喻遂生先生《从纳西东巴文看甲骨文研究》中说：“甲骨文[]有‘立’、‘位’两读，金文习见……郑玄於《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句注曰‘古书位作立’云云，说明时人读之已易生困惑。中山王器在‘立’字上加‘胃’声作[]，显然是想区

别‘立’的两种用法。”(230页)看来,“立、位”是否主谐字和被谐字的关系,还值得再研究。

“飒”字,《说文》风部:“翔风也。从风,立声。”现在看来,“飒”读心母至晚汉代已然。有准双声联绵词“飒纒”,《文选·班固〈西都赋〉》:“红罗飒纒,绮组缤纷。”这里“飒纒”准双声,“缤纷”双声,李善注引薛综《西京赋》注:“飒纒,长袖貌。飒,思合且。纒,山绮切。”《後汉书·班固传》:“红罗飒纒,绮组缤纷。”李贤注引薛综《西京赋》注:“飒纒,长袖貌。飒音素盒反,纒音山绮反。”《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祥风翕习以飒洒,激芳香而常芬。”这里“翕习”叠韵,“飒纒”准双声。李善注:“翕习,盛兒。飒,素合切。”按:从“丽”得声的字,可以谐来母,“立”也是来母,但是“纒”汉代已读山母,详“丽”字条。那麼“飒”该读心母,才能跟它形成准双声。

三十八 “[]”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声的字,中古一般读舌齿音,但是“駘、沴”可读来母。尽管始谐声时,它们的声母应该相同或相近,但是事实证明,“沴”读来母上古已然。

《广韵》“駘”有两个读音:一是章忍切:“駘,马色也。”二是力珍切:“駘,马色。”两读不别义。《集韵》“駘”也是两读:一是知邻切:“駘,《说文》:马载重难也。”二是离珍切:“駘,马载重难也。”按:窃疑《广韵》“马色”的“色”为“重”之讹字。“駘”读章母上古已然。《说文》马部:“駘,马载重难也。从马,[]声。”段注在“駘”後补“駘驢”二字。又《说文》马部:“驢,駘驢也。从马,亼声。”可见“駘驢”是联绵词。《玉篇》马部:“駘,章忍、知邻二切,駘驢,马载重难行。驢,知连切,白马黑脊也。”按:“駘”和“驢”的知邻切和知连切都是知母,则这个联绵词是双声的;“駘”又读章忍切,则与“驢”是准双声。从“亼”声的字不读来母,为舌齿音,则“駘”也是舌齿音,为知母或章母。“駘”上古是否有来母一读,暂未发现证据,俟考。

“沴”读来母至晚汉代已然。《说文》水部:“沴,水不利也。从水,[]声。《五行传》曰:若其沴作。”《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按:“临莅”均为来母,则“沴”也是来母。

三十九 “朝”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朝”得声的字,中古一般都不读明母,但是“庙”读明母,《说文》广部:“庙,尊祖

先兒也。廡，古文。”段玉裁不同意这种字形的分析：“‘声’字盖衍，古文以苗为形声，小篆从广朝，谓居之与朝廷同尊者，为会意。”

“朝”字上古已读端、定二母。“朝、调、輶”音近，《诗经·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毛传：“调，朝也。”《尔雅·释诂下》：“朝，早也。”郝懿行《义疏》：“又通作輶。《说文》心部引《诗》正作輶。”又“朝、鼯”音近，《左传·昭公七年》：“史朝亦梦康叔。李富孙《异文释》：“《古今人表》作史鼯。《风俗通·姓氏》同。”按：“调、輶”都是从“周”声，从“周”声的字都不跟明母谐声，是舌音；“鼯”也不跟明母发生关系，是舌音，则“朝”也是舌音。

“庙”上古已读明母。“庙、廡”异体，古文作“廡”，从“苗”声，从“苗”声的字是明母。又“庙、兒”音近，《说文》：“庙，尊祖先兒也。”《礼记·祭法》：“是故王立七庙。”郑玄注：“庙之言貌也。”《诗经·周颂·清庙·序》“清庙”郑笺同。《公羊传·桓公二年》：“纳於大庙。”何休注：“庙之为言貌也。”《白虎通义·宗庙》：“庙，貌也。”《释名·释宫室》：“庙，貌也。”

四十“公”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公”得声的字，中古有些读牙喉音，如“公”；有的读精组，如“松、讼”；有的读章组，如“公、媵”；“颀”读邪母。

“公”上古已读见母。“公、功”音同，《诗经·小雅·六月》：“以奏肤公。”毛传：“公，功也。”王引之《经义述闻·诗·妇无公事》：“功、公古字通。《大雅·江汉篇》‘肇敏戎公’，《後汉书·宋宏传》公作功。《汉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德即功德。’《诗经·大雅·灵台》：“蒙瞽奏公。”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鲁》公亦作功。”又“公、工”音同，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卷二：“《庄廿二年·传》：使为工正。《汉陈球碑》作为桓公正。案，《诗》‘蒙瞽奏公’，《楚辞·九章》注引做奏工。古公、工字通。”又“公、空”音近，《春秋左传异文释》卷九：“《昭廿五年·传》‘季公鸟’，《说文》衣部引作‘空 []’。”以上“功、工、空”都是牙喉音字，则“公”亦当为见母。

“翁”上古已读影母。《释名·释姿容》：“拥，翁也，翁抚之也。”按：“拥”是影母字，则“翁”亦当为影母字。

“螾”上古已读影母。有双声联绵词“螾螾”，《方言》卷十一：“螾，燕赵之间谓之螾螾，其小者谓之螾螾。”郭璞《音义》：“螾螾，蒙翁二音。螾，音颀噎。”《尔雅·释

虫》：“果羸，蒲卢。”郭璞注：“即细腰蜂也，俗呼为蠨螋。”《释文》：“蠨，於结反，又于计反。螋，乌红反。《广雅》云：蠨螋，土蜂也。案今俗呼细腰小蜂为蠨螋，在物中作房，用土为隔，非土蜂也。”按：“蠨”从“翳”声，影母字，则“螋”亦为影母字。

“塤”上古已读影母字。有双声联绵词“塤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观众树之塤菱兮。”其中“菱”为影母，则“塤”当为影母。按：《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塤”作“蓊”。

“滃”上古已读影母。有双声联绵词“滃郁”，《楚辞·九怀·昭世》：“览旧邦兮滃郁。”洪兴祖《补注》：“滃，郢孔切，云气起也。”按：“郁”为影母字，则“滃”为影母字。

“蓊”上古已读影母。有双声联绵词“郁蓊”，张衡《西京赋》：“郁蓊菱葍，橐爽橐欻。”又有“蓊郁”，张衡《南都赋》：“杳蔼蓊郁於谷底。”又有“蓊蓊”，《六韬·奇兵》：“深草蓊蓊者，所以逃遁也。”又有“蓊稊”，《六韬·火战》：“遇深草蓊稊。”按：“稊”是影母。又有“蓊蔚”，张衡《南都赋》：“暧暧蓊蔚，含芬吐芳。”按：这里前四字均为影母，是两个双声联绵词，一三两个音节上声，二四两个音节去声。又有“蓊蒿”，晋张华《朽社赋》：“蓊蒿萧森。”以上“郁、蓊、稊、蔚、菱”都是影母，则“蓊”亦为影母。

“崧”至晚西晋已读心母。《方言》卷三：“庸谓之崧，转语也。”郭璞《音义》：“崧，相容反。”按：“相”是心母字，则“崧”亦归心母。

“崧”至晚东汉已读心母。古“崧、嵩”为异体字，“嵩”是心母，则“崧”亦当为心母。又《释名·释山》：“嵩，竦也，亦高称也。”按：“竦”是心母，则“崧”亦当为心母。

“蚣(虺)”上古已读心母。有双声联绵词“蜈蚣”，《尔雅·释虫》：“蝥蝥，蜈蚣。”《释文》：“[]，字亦作蜈，《字林》先凶反，郭先工反，《说文》思弓反。蜈，相鱼反，郭才与反，《字林》先吕反。《说文》云：蜈蚣，以股鸣。”又作“蜈蚣”，《诗经·周南·螽斯》毛传：“螽斯，蜈蚣也。”《释文》：“蚣，栗容反，《字林》作蜈，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许慎思弓反。蜈，栗居反，许慎、吕忱并先吕反，郭璞才与反。”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案蟋蟀、蜈蚣、蠪蛸，皆细长之意，皆以虫足名之。”

“颂”上古已读邪母。“颂、诵”音同，“诵”是邪母，《周礼·春官·大师》“曰颂”郑玄注：“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公”上古已读章母。有双声联绵词“征公”，《方言》卷十：“[]沭、征公，遑遽也。”曹宪《博雅音》：“征，征。公，锤。”即音征锤二音。字又作“征公”，《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百姓征公。”李善注：“公，章容切。”按：“征、征”均从“正”得声，章

母，则“公”亦读章母。

四十一 “庚”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庚”得声的字，有牙音，有端组的读音。在始造字时，“庚、康”和“唐”等字的声母至少应该十分相近，但其详今不可确考。

“庚”读见母上古已然。“庚、更”声训，《礼记·月令》“其日庚辛”郑玄注：“庚之言更也。”《释名·释天》：“庚，犹更也，庚，坚强貌也。”又“庚”通“更”，《逸周书·度邑》：“汝幼子庚厥心。”朱右曾集训《校释》：“庚，更也，更其谦让之心。”又“庚、更”都可作“经过，经历”讲，金文作“庚”，如《鄂君启舟节》：“庚松易。”传世文献可证至晚汉代可以用“更”来记录，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丹水更其南。”《白虎通义·乡射》：“更者，更也，所更历者众也。”按：“更”从丙声，“丙”的得声系列只有在“更”读见母时才能跟“庚”相通。参“更”字条。

“康”从庚声，《诗经》时代已读溪母。“康、空”同源，“空”很早就出现了，《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酌彼康爵。”郑玄笺：“康，虚也。”“空”从“工”声，不跟端组发生关系。事实上，从“康”得声的字只读牙音，如“慷、糠（康的後起字）”，至少在当时的共同语中是这样，当是“康”读溪母以後造的字。

“慷”至晚战国时代已读溪母，有双声联绵词“慷慨”，《楚辞·宋玉〈九辩〉》：“好夫人之慷慨。”《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慨”从“既”声，“慷、慨”只有读溪母才能双声。

“唐”也从“庚”声，但从“唐”得声的字都不读牙音，只读舌音，如“塘塘塘”等，这当是“唐”读舌音以後造的字。从材料上看，“唐”在周代已读成定母了。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案此詁之本字也，古文言口不分用，唐[]同声假借。商汤，甲骨文作唐，後复误为汤。”按：商汤今传世文献即如此作，可见周代“唐”已读成定母，故可以用跟牙喉音不发生关系的“汤”来记录。又“唐棣”双声，《诗经·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华。”《释文》：“唐棣，徒帝反，移也。《字林》大内反。”又“唐逮”双声，《说文》辵部：“逮，唐逮，及也。从辵，隶声。”其中“棣、逮”从“隶”声，只有读定母才能跟“唐”双声。又“鸛鸛”双声，《尔雅·释鸟》：“鸛，鸛鸛。”《释文》：“鸛，音唐。鸛，音徒。”其中“鸛”只有读定母才能跟“鸛”双声。又“唐犀”双声，《说文》厂部：“犀，唐犀石也。从厂，犀省声。”其中“犀”得声的字也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当跟“唐”为定母双声。又“唐

突”双声，《诗经·小雅·渐渐之石》郑玄笺：“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难禁制。”其中“突”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亦当与“唐”为定母双声。

四十二 “京”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京”得声的字，中古或读牙喉音，或读来母。始谐声时，音值不当相差得这么远，当是语音发展变化的结果，但是当时的实际音值今已不可详考。

“京”上古已读见母。“麋、麋”为异体字，《说文》鹿部：“麋，大鹿也，牛尾，一角。从鹿，鬲声。麋，或从京。”又“鲸、[]”为异体字，《说文》鱼部：“[]，海大鱼也。从鱼，鬲声。《春秋传》曰：取其[]鲛。鲸，[]或从京。”

“凉”上古已读来母。“凉、亮”音同，“亮”是来母。《诗经·大雅·大明》“凉彼武王”马瑞辰《传笺通释》：“《韩诗》作亮，为正字，《毛诗》作凉，《释文》引本亦作凉，皆假借字。”《释文》：“凉彼，本亦作凉，同，力尚反，佐也。《韩诗》作亮，云：相也。”朱熹《集传》：“凉，《汉书》作亮，佐助也。”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韩》凉作亮。《鲁》凉作亮。”由“亮”读来母，可证“凉”亦读来母。

“凉”上古已读来母。“凉、梁”音近，《礼记·丧服四制》：“高宗凉暗。”郑玄注：“凉，古作梁。”《论语·宪问》：“高宗凉阴。”皇侃疏：“或呼倚庐为凉阴，或呼为梁暗，或呼梁庵，各随义而言之。”又“凉、亮”音同，《诗经·邶风·柏舟》：“不凉人只。”《释文》：“不凉，本亦作亮，力尚反，信也。”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韩》凉作亮。”其中“梁、亮”都是来母，则“凉”亦为来母。

“掠”上古已读来母。“掠、狼”音近，《释名·释丧制》：“掠，狼也，用威大暴，如豺狼也。”其中“狼”是来母，则“掠”亦为来母。

四十三 “今”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今”得声的字，中古一般读牙喉音，个别字如“贪、探”读透母，“姪”读昌母，“岑”读崇母。始谐声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但是其详今不可确考。

“贪”读透母至晚东汉已然。《释名·释言语》：“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按：“探”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是透母字，则“贪”为透母字。

“跨”读透母战国时代已然。有双声联绵词“跨蹕”，《庄子·秋水》：“吾以一足跨蹕而行。”《释文》：“跨，敕甚反，郭菟减反，一音初稟反。卓，本一作蹕，同，敕角反。”

李云：吟卓，行貌。”按：“卓（踔）”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上古属舌音，则“吟”亦当为舌音，透母。

“岑”上古已读崇母。《释名·释山》：“岑，嶮也，嶮嶮然也。”按：“嶮”从“斩”得声，从“斩”得声的字，上古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是齿音，则“岑”必读崇母。又《广雅·释诂四》：“岑，高也。”王念孙疏证：“岑崱、岑岩、睿崱、睿岑、岑岩，并字异而义同。”岑崱，司马相如《子虚赋》：“岑崱参差。”岑岩，《管子·宙合》：“山陵岑岩。”岑岩，扬雄《蜀都赋》：“观上岑岩。”睿岑（文按：此“岑”读疑母），张衡《南都赋》：“幽谷睿岑。”睿崱，《汉书·扬雄传上》：“玉石睿崱。”以上这些联绵词同源，它们的第一个音节“岑、睿”都是齿音，第二个音节“崱、岩、岑、岩”都是疑母，“岑”作为第一个音节，必读齿音，是崇母；作为第二个音节，必读疑母。又“岑、谗”音近，《吕氏春秋·审己》：“於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毕沅《新校正》：“《韩非·说林下》‘岑鼎’作谗鼎。岑与谗声通转耳。”按：“谗”为崇母，则“岑”亦为崇母。

“潜”字上古已读崇母。“潜、潜、潜”音近，《尔雅·释器》：“潜谓之潜。”《释文》：“郭岑、潜二音，《诗》作潜字，《小尔雅》作潜字，亦因潜，又时占反，犹取积柴之义。”又“潜、[]”音同，《广雅·释言》：“[]，霖也。”王念孙疏证：“《淮南子·主术训》：‘时有潜旱灾害之患。’高诱注云：岑，久雨水潦也。潜与 [] 同。”按：“潜、[]”同为锄针切。以上“潜、潜、[]”均从“[]”得声，“[]”的谐声系列为齿音，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则“潜”当读崇母。

“樛”字，《说文》木部：“樛，青皮木。从木，岑声。[]，或从[]省。[]，籀文寢。”可知“樛”有异文“[]”，属“侵”的谐声系列，“侵”的谐声系列为齿音，则“樛”亦为齿音，属崇母。

“姁”《广韵》有三读：一是许兼切：“姁，美也。”二是许咸切：“姁，喜兒。”三是处占切：“姁，善笑兒。”这个“姁”读处占切时，指出现在叠韵联绵词“姁”中（有人把从“占”得声的字处理为谈部，这里看作侵部字）。“姁[]”《说文》作“[]姁”，女部：“[]，姁也。从女，沾声。”丑廉切。又“姁，姁也。一曰：善笑兒。从女，今声。”火占切。“[]”字《广韵》二读：一是丑廉切：“姁，[]姁，喜兒。”二是失廉切：“[]，姁[]，善笑兒。”则“姁”读昌母，“[]”读透母和书母。“姁”在联绵词中为什么读昌母？我们推测，“[]姁”或“姁[]”连读，是叠韵联绵词，所以声母不能读得相同，受“[]”的影响，“姁”和“[]”的声母读得相近，“[]姁”叠韵，又准双声。这样看来，“姁”读透母和书

母可能上古已然。

四十四“兼”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兼”声的字，中古或读牙喉音，或读来母。始谐声时，其声母的音值应该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步变远。

“兼”中古有好几个读音，其中一读是乎监切，匣母，此读上古已然，有声训和同源词可以为证。《说文》口部：“兼，口有所衔也。”《淮南子·说林训》：“至味不兼。”高诱注：“兼，衔也，口有所衔食也。”《史记·佞幸列传》：“太后由此兼媯。”裴駟《集解》引徐广：“兼，读与衔同。”《大宛列传》：“乌衔肉蜚其上。”《集解》引徐广：“读兼与衔同。”按：“衔”上古已是匣母字，则“兼”上古也是牙喉音，匣母。

“[巾兼]”，中古力盐切，上古已读来母。《释名·释床帐》：“[巾兼]，廉也，自障蔽为廉耻也。”按：“廉”是来母，详下，则“[巾兼]”也是来母。

“廉”，中古力盐切，上古已读来母。《释名·释言语》：“廉，敛也，自检敛也。”《广雅·释言》：“廉，棱也。”按：“敛”上古已读来母，详“金”字条；“棱”也是来母，则“廉”上古也读来母。

“谦”，中古勒兼切，上古已读来母。《周礼·冬官·轮人》：“虽有深泥，亦弗之谦也。”郑玄注引郑司农：“谦，读为黏，谓泥不黏著辐也。”按：“黏”是泥母，舌音，与“谦”同发音部位，音近，则“谦”也应该是同部位的来母。

四十五“监”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监”得声的字，中古或读牙喉音，或读来母，“盐”字读以母。“监”的谐声系列不可能是同时同地造的。但是在各个字始造字时，声母的读音应该相同或相近，由於材料的局限，其详已不可确考。这些字是什么时候分化为跟中古相当的声母呢？

“监”读见母，至晚汉代的材料可证。《左传·哀公十四年》：“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裴駟《集解》：“监，一作阚。”《齐太公世家》：“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司马贞《索隐》：“监，《左传》作阚，音苦滥反。阚在东平须昌县东南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三《封禅书》：“‘蚩尤在东平陆监乡’。《索隐》云：‘监音阚。’《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内。’古文‘监’与‘阚’通。”从“敢”得声的字都归

牙喉音，则“监”亦为见母。

“盐”读以母至晚东汉已然。《礼记·郊特牲》：“盐诸利。”郑玄注：“盐，读为艳。”按：“艳”是以母字，则“盐”汉代已读以母。

“蓝”先秦已经读为来母了。有双声联绵词“蓝缕”，《左传·宣公十二年》：“箜路蓝缕。”又作“蓝萎”，《史记·楚世家》：“箜露蓝萎。”又作“褴褛”，《说文》衣部：“褴，谓之褴褛。”《方言》卷三：“故《左传》曰：箜路褴褛。”按：“缕褴萎”均从“萎”得声，从“萎”得声的字中古有来、见、心、山、群母等读音；从“监”得声的字也有来、见等声母的读音。祇有把这二字的声母定为来母或见母才能解释其双声现象，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都拟为[*gl]，声母还算是相同的；有人把“蓝”拟为[*gr]，“缕褴萎”拟为[*r]，不能解释其双声现象。从系统性上说，只有把这两个字都拟为来母才好解释其双声现象。

“蓝”至晚东汉已读来母，《释名·释姿容》：“揽，敛也，敛置手中也。”按：“敛”上古已读来母，《公羊传·文公二年》：“盟於垂敛。”《释文》：“垂敛，《左氏》作垂隄。”

“[]”至晚汉代已有见来二读。《广韵》古衔切，当前有所承。《说文》又有来母一读。双音词“[]诸”，《淮南子·说林训》《说山训》等作“[]诸”，《说文》厂部作“[]诸”，“[]”下云：“[]，[]诸，治玉石也。读若蓝。”

“滥”《广韵》有二读：一卢瞰切：“叨滥，泛滥。”二胡黠切：“泉正出也。”词义不同。至晚东汉已有这两读。读来母，例如《淮南子·泛论训》：“至刑不滥。”高诱注：“滥，读收敛之敛。”读匣母，例如《释名·释水》：“水正出曰滥泉。滥，衔也，如人口有所衔，口闞则见也。”这是声训，滥、衔并匣母。“滥泉”又作“槛泉”，《尔雅·释水》：“滥泉正出。”邵晋涵《正义》：“《说文》：‘《诗》曰毕沸滥泉’，今《大雅·桑柔》篇作‘鬻沸槛泉’。”《释文》：“滥，胡览反。”包拟古《释名复声母研究》注意到《释名》的这则材料：“滥glam/lam：衔g'am/ʁ'am。”他误以为这个“滥”中古读来母，所以又误会说“滥”东汉为复辅音*glam。又“滥”《集韵》还收有鲁敢切，也是来自上古，《礼记·乐记》：“竹声滥。”郑玄注：“滥之意犹揽聚也。”

四十六 “董”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董”声的字，中古或读牙喉音，或读舌音。始谐声时，其声母的发音部位应该相同或相近，是后来才逐渐变远的。

“汉”上古已读晓母。《大戴礼记·夏小正》：“汉也者，河也。”这是声训，“河”是匣母，则“汉”上古也是牙喉音，晓母。

“滩”中古有呼肝、他干二切，其中透母的读音上古已然。“涪滩”双声，《尔雅·释天》：“太岁在申曰涪滩。”《汉孔庙礼器碑》作“涪叹”。当然“涪”从“君”声，“涪、滩”在上古是在牙喉音还是在舌音上双声呢？我认为已读舌音，否则中古的舌音读法很难讲清来历。“滩”作“沙滩”讲，上古写作“[]”，从“单”声，见于《尔雅》，从“单”声的字上古当读舌音，到了南北朝，就可以写作“滩”，则“滩”在南北朝时无疑已读透母。

四十七 “柬”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柬”得声的字中古有的归来母，有的归见母，音值差得太远。始谐声时，主谐字和被谐字音值至少是相近的，然其详今不可考。

“柬”上古已读见母。“柬、简”音同，《汉书·高惠高后孝功臣表》“遶柬布章”颜师古注引晋灼：“柬，古简字。”作“选择”讲的本字是“柬”，但是古人用“简”来记录。《尚书·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蔡沈《集传》：“简，择也。”《诗经·邶风·简兮》：“简兮简兮。”郑笺：“简，择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简兵搜乘。”从谐声字来看，从“间”得声的字只谐牙喉音，可以推定“简”上古是见母，则“柬”亦为见母。按：《说文》所收的重文中，从“间”得声的字有读来母的，例如言部：“澜，恹澜也。从言，闾声。调，澜或从间。”火部：“爨，孰也。从火，兰声。爨，或从间。”疑莫能明。

“谏”上古已读见母。“谏、简”音近，《诗经·大雅·民劳》：“是用大谏。”朱熹《集传》：“《春秋传》《荀子书》并作简。”《大雅·板》：“是用大谏。”李富孙《异文释》：“《左氏·成八年传》引作大简。”又“谏、间”音同，《白虎通义·谏诤》：“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论衡·谴告》：“谏之为言间也。”按：上引《白虎通义》中，又拿“更”训“谏”，“更”是见母，由此也可以证明“谏”是读见母。

“炼”作“车轴铁”讲读居晏切，已见于《集韵》，这是“铜”的异体字，此字读见母至晚汉代已然。两种字形汉代都已经出现了。《方言》卷九：“鞞、鞞，炼[]。”郭璞《音义》：“铜，音柬。”钱绎《笺疏》引卢文弨：“炼，当即《说文》之铜。”

“阑”至晚西晋已读来母。“阑干”和“磊珂”同源，《文选·左思〈吴都赋〉》：“金溢磊珂，珠[]阑干。”李周翰注：“磊珂、阑干，皆言多也。”其中“磊”是来母字，则“阑”亦当为来母字。

“[]”至晚东汉初已读来母。有双声联绵词“[]啐”，《方言》卷十：“[]啐、譚譚，拿也。东齐周晋之鄙曰[]啐。[]啐亦通语也。南楚曰譚譚。”按：“[]啐”与“譚譚”同源，并为来母。郭璞《音义》：“[]啐，阑牢二音。譚譚，上音连，下力口反。”

“澜”至晚东汉已读来母。《说文》水部：“澜，大波为澜。从水，阑声。涟，澜或从连。”可见“澜、涟”异文。《释名·释水》：“风行水波成文曰澜。澜，连也，波体转流相及连也。”按：“连”是来母字，证据如下，王褒《洞箫赋》：“连延骆驿变无穷兮。”这里两个联绵词第一个音节“连、骆”双声，第二个音节“延、驿”双声；“连、骆”祇有读来母才能构成双声。《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官联。”郑玄注引郑司农：“古书连作联。”这里“联”是来母。《淮南子·原道训》：“终身运枯形于连嵒列埒之门。”高诱注：“连嵒，犹离嵒也，委曲之类。”这里两个联绵词的“连、嵒、列、埒”四字并为来母字。又“连落”双声，《文选·班彪〈北征赋〉》：“泣连落以沾裳。”吕延济注：“连落，泪流兑。”这里“连、落”都是来母。则“澜”亦当为来母字。

“瀾”至晚战国已读来母。《尔雅·释水》：“河水清且瀾瀾。”《释文》：“瀾，郭力旦反，又立安犯。下及注同。李依《诗》作涟，音连。”按：这里“涟、瀾”异文。

“烂”至晚汉代已读来母。《淮南子·天文训》：“至於连石。”高诱注：“连读为腐烂之烂。”

四十八“果”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果”声的字，中古一般读牙喉音，只有“裸（裸）”读来母。始造字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步变远。

从“果”声的字，上古已有读牙喉音者，《说文》𠂔部：“[]，击踝也。从𠂔，从戈。读若踝。”按：《说文通训定声》以为“戈”也是声符，其说有理。此字金文已经出现，同“裸、果”。从“戈”声的字上古已是牙喉音，则“踝”也是牙喉音，匣母。

“裸”上古已经读来母了。《说文》衣部：“[]，袒也。从衣，[]声。裸，[]或从果。”按：从“[]”声的字，上古只谐来母，则“[]”为来母，如此，“裸”作为异体字也当读来母。

四十九“告”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告”是见母字，《说文》认为“造”从“告”得声（后人也有不同看法），彡部说：“造，

就也。从辵，告声。谭长说：造，上土也。造，古文造，从舟。”《广韵》“造”有二读：一七到切：“造，至也。又昨早切。”二昨早切：“造，造作。又七到切。”如果“造”从“告”声，而两字中古相差甚远，始谐声时声母至少是相近的，但其详不可确考。

“告”上古已读见母。“告”可通“鞫”，《礼记·文王世子》：“其刑罪，则纤劓，亦告於甸人。”郑玄注：“告，读为鞫。读书用法曰鞫。”《释文》：“亦告，依注作鞫，久六反。”“鞫”从“矦”声，“矦”的谐声系列只读见组，则“告”亦当为见组，此即见母。又“告、觉”声训，《释名·释书契》：“上敕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这里“告、觉”都是见母字。又“告、嗥”音同，《史记·高祖本纪》“常告归之田”《集解》引服虔：“告，音如嗥呼之嗥。”按：“嗥”从“臯”声，“臯”的谐声系列只读牙喉音。

“造”至晚春秋战国时代已读清母。有双声联绵词“造次”，《论语·里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释文》：“造次，七报反，马云：急遽也。郑云：仓促也。”按：“造、次”二字只有读清母才能双声。又“造、灶”异文，《周礼·春官·大祝》：“二曰造。”郑玄注：“故书造作灶。杜子春读灶为造次之造，书亦或为造。”《读书杂志·管子第九·禁藏》“菝室煖造”王念孙按：“造即灶字也。”又“造、灶”声训，《释名·释宫室》：“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按：“灶”从“竈”省声，“竈”从“无”声，从“无”得声的字没有读牙喉音的，“灶”上古即读精母，则“造”亦当读齿头音。又“造、聚”异文，《易·乾·象传》：“大人造也。”《释文》：“大人造，郑祖早反，为也。王肃七到反，就也，至也。刘歆父子作聚。”又“造、遭”异文，《书·大诰》：“弗造哲。”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史记》造作遭。”《史记·周本纪》：“两造具备。”《集解》引徐广：“造，一作遭。”又“造、漕”异文，《书·大诰》“予造天役”刘逢禄《今古文集解》：“造，莽诰作漕。”这里“遭、漕”都是从“曹”得声，齿音，则“造”必为齿音。

五十“各”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各”得声的字，中古有的归来母，有的归见组及匣母，“貉”又归明母。始谐声时，其音值至少应该相近，金文中“各”通“略”，“洛”通“格”，但是当时的具体音值是什麼，今已不可详考。

“各”上古已读见母。《说文》马部：“驾，马在轡中。从马，加声。[]，籀文驾。”其中“加”的谐声系列为牙喉音，则“各”当为见母。又刀部：“[]，刀剑刃也。从刀，𠂔声。[契上+各]，籀文[𠂔刀]从[契上]各。”其中“𠂔”的谐声系列是牙喉音，则“各”当为见

母。

“[]”，古已读见母，至晚汉代如此。“假、格、”同源，《广雅·释诂一》：“假，至也。”王念孙疏证：“假者，《说文》：假，至也。《尔雅》作格，《方言》作[]，并同。”《方言》卷一：“假、[]、怀、摧、詹、戾、艘，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至，或曰[]。”郭璞《音义》：“假，音驾。”钱绎笺疏：“《益稷篇》‘祖考来格’，《後汉书·章帝纪》作假；《西伯勘黎篇》‘格人元龟’，《史记·殷本纪》作假。假、假、格，字异义并同也。”按：“假”从“段”声，从“段”得声的字，上古已读牙喉音，则“[]”亦当为牙喉音。

“格”，古已读见母。“格、假”异文，《说文》彳部：“假，至也。从彳，段声。”段玉裁注：“《尚书》古文作格，今文作假。”又“格、𠄎”异文，《仪礼·士冠礼》：“孝友时格。”郑玄注：“金文格作𠄎。”按：“假、𠄎”均从“段”声，则“格”当读见母。

“鹄”至晚西晋已读见母。《尔雅·释鸟》：“鹄，鵠。郭璞注：“鹄，今将东呼鵠为鵠，亦谓之鵠。”《释文》：“鹄，古客反。注同……钩，古侯反。本今作鵠。”按：“鵠、鹄”双声，“鵠”从“句”得声，是见母，则“鹄”为见母。

“落”至晚汉代已读来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留落胥邪，仁频并闻。”其中“留落”双声，这两个字只有读来母才能构成双声。《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牢落陆离，烂漫远迁。”其中“牢、罗、陆、离”声母相同，它们只有读来母才能做到声母相同。又有双声联绵词“陆落”，王充《论衡·程材》：“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刘盼遂《集解》：“陆落，双声联绵字，失意之貌。”到了南北朝，又有“磊落”，刘义庆《世说新语·豪爽》：“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按：“磊”是来母字。酈道元《水经注·河水四》：“於中历落有翠柏生焉。”按：“历”是来母字。

“露”至晚东汉已读来母。《释名·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按：“虑”在《释名》时代已读来母，《释言语》：“虑，旅也。旅，众也。”

“洛”至晚西晋已读来母。《方言》卷二：“嫫，好也。”郭璞《音义》：“嫫，洛夭反。”是郭璞已用“洛”注来母字“嫫”的音。

“硌”至晚西晋已读来母。《山海经·西山经》：“而多硌石。”郭璞注：“硌，磊硌，大石貌也。”按：“磊、硌”双声。

“[]”至晚西晋已读来母。《方言》卷二：“[]，眇也……吴扬江淮之间或曰𦉳，或曰[]。”郭璞《音义》：“[]，音略。”卷六：“[]，视也……吴扬曰[]。”郭璞《音义》：“[]，音略。”按：“略”在西晋时是来母字。

五十一 “可”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可”声的字，中古一般读牙喉音，祇有“𪔐”读来母，而“𪔐”祇出现在联绵词“磊𪔐”中，这显然是语流音变造成的，声母直接由牙喉音变为来母，跟上古有无复辅音无关，不能用来证明上古有复辅音。

“𪔐”读来母至晚西汉已然。司马相如《上林赋》：“磊𪔐相扶。”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水玉磊𪔐。”《说文》石部：“𪔐，磊𪔐也。从石，可声。”按：“磊”是来母字，则“𪔐”也当为来母字，否则“磊𪔐”就不双声；或者后来才变成双声，这是没有可靠的证据的。

五十二 “𪔐”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𪔐”声的字，中古一般读牙喉音，只有“[王𪔐]”读来母。始谐声时，其语音应该相同或相近，后来才变远。

“[王𪔐]”读来母至晚东汉已然。《说文》玉部：“[王𪔐]，玉也。从玉，𪔐声。读若鬲。”据《说文》“读若鬲”，知东汉时“[王𪔐]”已读来母，后代的字书，可能是据《说文》的“读若鬲”而转化为反切的。

五十三 “咎”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咎”得声的字，中古都读牙音，只有“缙”读来母。始造字时，“咎、缙”的声母至少应该相近，但其详今已不可确考。“缙”的来母读法总有个产生的时代，它并不是中古才出现的，至晚东汉已然。《说文》糸部：“缙，纬十缕为缙。从糸，咎声。读若柳。”按：“柳”从“卯”声，从“卯”声的字不跟牙音谐声，“缙、柳”祇有读来母才能同音，《说文》的这则读若材料明明白白地表明“缙”读来母。

五十四 “及”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及”得声的字，中古多读牙喉音的口音字，也有读齿音的，如“鞞、𪔐、𪔐”等。始谐声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后来才变远的。

“急”读见母至晚汉代已然。“急、戒”异文，《诗经·小雅·六月》：“我是用急。”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齐急作戒。”李富孙《异文释》：“《盐铁论·徭役》引作用戒。”按：从“戒”得声的字，是牙喉音，则“急”当为见母。

“岌”字至晚东汉已读疑母。有双声联绵词“岌窠”，《文选·张衡〈西京赋〉》：“状岌窠以岌窠。”这里“岌窠”“岌窠”并疑母。又有“岌窠”，《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层炉礧坳以岌窠。”其中“岌”从“我”得声，“我”的谐声系列都读疑母，则“岌”亦当读疑母。

“鞞”至晚东汉已读心母。“鞞、裘”音近，《释名·释衣服》：“鞞，裘也，以其深裘覆足也。”按：“裘”是邪母，与心母音近，则“鞞”读心母。

“駮”至晚东汉已读心母。“駮娑”是双声联绵词，《汉书·扬雄传上》：“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却、神明、駮娑。”颜师古注：“駮音先合反，娑音先河反。”班固《西都赋》：“经骀荡而出駮娑，洞杙诣与天梁。”这里“骀荡”定母双声，“駮娑”心母双声，“杙诣”支脂准叠韵。其中“娑”从沙声，从“沙”得声的字为齿音字，则“駮”当读心母。

五十五 “声”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声”得声的字，中古或读牙喉音，或读唇音，或读来母，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差很远。始谐声时，其部位应该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渐变远，但是其详今已不可确考。现在看来，这种发音部位变远的现象，上古的某一个时期已经开始了。

“戏”读晓母上古已然。“戏”从[]声。《说文》[]部：“[]，古陶器也。从豆，声。”许鞞切。“戏、献”音近，《风俗通义·皇霸》引《礼含文嘉》：“戏者，献也，法也。”又“乌呼”又做“於戏”；又“麾下”《史记》《汉书》又做“戏下。”按：“献、呼、麾”都读晓母，则“戏”也读晓母。

“虚”读溪母、晓母上古已然。“虚、丘”同源，《说文》丘部：“虚，大丘也……丘谓之虚。从丘，声。”段注：“丘、虚语之转。”《广雅·释诂二》：“墟，居也。”王念孙疏证：“墟犹丘也，语之转耳。”按：“丘”是溪母字，则“虚（墟）”也是牙音，溪母字。又有双声联绵词“嘘唏”，“嘘”从“虚”声，枚乘《七发》：“嘘唏烦醒。”按：“嘘、唏”都是晓母字，“唏”从“希”声，从“希”声的字不跟唇音及来母发生关系，所以“嘘”读晓母是无疑的。

“肤（肤）”上古已读帮母。《说文》肉部：“肤，皮也。从肉，卢声。肤，籀文肤。”上古的材料，“肤、布”音近，《释名·释形体》：“肤，布也，布在表也。”又“肤、簠”音近，《周易·剥》：“剥床以肤。”《释文》：“以敷，方於反，京作簠，谓祭器。”京房是东汉人。又“肤、胖”音近，《礼记·内则》“糜肤”郑玄注：“肤，或为胖。”又“肤、扶”音近，《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肤寸而合”，《尚书大传》作“扶寸而合”。又《同源字典》以为“柎、[]、稊、麸、肤”同源。又“肤、夫”都有“大；美”之义，《诗经·小雅·六

月》：“以奏肤公。”毛传：“肤，大也。”《狼跋》：“公孙硕肤。”毛传：“肤，美也。”《文王》：“殷士肤敏。”毛传：“肤，美也。”金文中“肤”作“夫”，《中山王鼎》：“鄆（燕）君子偕[]（睿）拿夫（肤）[]（悟。）”以上都证明“肤”上古已读帮母。

“庐”上古已读来母。《说文》广部：“庐，庑也。从广，卢声。读若卤。”按：“卤”为来母字，则“庐”也是来母。

“炉”上古已读来母。《释名·释地》：“地不生物曰卤。卤，炉也，如炉火处也。”由“卤”以“炉”作声训，知“炉”读来母。

“虑”上古已读来母。《说文》思部：“虑，谋思也。从思，卢声。”《释名·释言语》：“虑，旅也。旅，众也。”按：“旅”是来母，则“虑”也是来母。

“黧”上古已读来母。《说文》黑部：“黧，齐谓黑为黧。从黑，卢声。”《广雅·释器》：“黧，黑也。”王念孙疏证：“黧，字通作卢。黑土谓之黧，黑犬谓之卢，目瞳子谓之卢，黑弓谓之旅弓，黑矢谓之旅矢，黑水谓之泸水，黑橘谓之卢橘，义并同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旅弓矢千。”按：“旅”是来母字，则“黧”也是来母字。

五十六 “夬”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夬”为主谐字的谐声系列有的读来母，有的读牙喉音。声母的音值变得这样远，当是后来的演变结果，始谐声时，其音值应该相同或相近。事实上，这种分化上古已然。

“隆”上古已读来母。《史记·鲁周公世家》：“齐伐取我隆。”裴駰《集解》：“《左传》作龙。”又“隆烈”双声，扬雄《羽猎赋》：“天地隆烈。”按：“龙”上古有来母一读，“烈”上古读来母，分别见于“龙、烈”各条下。

“降”字，《说文》部：“降，下也。从[]，夬声。”上古已读牙喉音，“降、下”声母同为匣母，古注多用“降，下也”这样的声训，例如《谷梁传·庄公三十年》：“降，犹下也。”按：“下”是匣母字，则“降”至少有匣母一读。

“[]”上古已读匣母。《说文》木部：“[]，[]双也。从木，夬声。读若鸿。”按：“鸿”从“江”声，“江”从“工”声，“鸿”上古已读牙喉音，“鸿蒙、沉茫”同源，扬雄《羽猎赋》：“鸿蒙沉茫。”《淮南子·精神训》：“鸿蒙鸿洞。”高诱注：“鸿，读子赣之赣。”

五十七 “号”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号”得声的字，中古一般归喉音，但是“饕”读透母，属例外。这种例外是什么时候

出现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例外？

“饕”之所以读透母，是因为它最开始时出现在双声联绵词“饕餮”中，饕餮，相传是尧舜时的四凶之一，《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於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到了战国时代，取“饕”表“贪婪”义，《庄子·骈拇》：“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

“饕”读透母上古已然。由双声联绵词“饕餮”的“饕”读透母，知“饕”也是读透母，否则“饕餮”在上古就不是双声，而是既非双声、又非叠韵的联绵词。如果是这样，那么“饕餮”是什么时候才变成双声的呢？有什么根据断定它以前不是双声、后来才变成双声的呢？只有承认它一见诸记载就已经是双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另外，“饕”的或体作“叨”，上古也出现了，《说文》食部：“饕，贪也。从食，号声。叨，饕或从口，刀声。”按：从“刀”得声的字是舌音，则“叨”是透母，因此“饕”也是透母。

五十八“户”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户”得声的字，中古一般读牙喉音，但是“所”读山母，“妒”读端母。始谐声时，它们的声母至少是相近的，然其详今不可详考。

“所”读山母至晚东汉已然。《说文》贝部：“[]，赍财卜问为[]。从贝，疋声。读若所。”疏举切。

“斲”读初母至晚东汉已然。《说文》齿部：“斲，齿伤酢也。从齿，所声。读若楚。”创举切。按：“楚”亦从“疋”声。

从“疋”得声的字，除了个别字归疑母，一般都归齿音。可以相信，许慎时“疋、楚”都归齿音。由此可证“所、斲”亦读齿音。

“疏”亦从“疋”声，至晚汉代已读齿音。“疏、麤”音近，《仪礼·丧服传》“食疏食水饮”、《丧服》“疏衰裳”郑玄注并云：“疏，犹麤也。”《诗经·大雅·召旻》：“彼疏斯稗。”郑玄笺：“疏，麤也。”《礼记·玉藻》：“主人辞以疏。”郑玄注：“疏之言麤也。”按：“麤”，清母。又“疏、沙”音近，《周礼·春官·典瑞》：“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引郑司农：“疏，读为沙。”按：“沙”是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的齿音字，则“疏”亦当读齿音，属山母。

五十九“合”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47

从“合”得声的字，中古多读牙喉音，但是“答答”等读端母。始谐声时，其声母当相同或相近，但是今已不可确考。

“洽”至晚战国时亦读匣母。“洽、协”异文，《诗经·大雅·江汉》：“洽此四国。”马瑞辰《传笺通释》：“《礼记·孔子闲居》引《诗》做协此四国，《毛诗》作洽，即协字之双声假借。”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齐洽作协。”《经籍纂诂》洽韵：“《诗·正月》‘洽比其邻’，《左氏·僖二十二年·传》《襄二十九年·传》作‘协比其邻’。”按：“协”是牙喉音字，则“洽”亦当为牙喉音，属匣母。

“翁”上古已读晓母。“翁、狎”音近，《书·盘庚》“女无侮老成人。”刘逢禄《今古文集解》：“汉石经残碑作翁侮。翁，狎也，假借字。”又“翁、肋”音同，《淮南子·墜形训》：“其人翁形短颈。”高诱注：“翁，读肋干之肋。”又有双声联辞“翁呬”，《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翁呬萃蔡。”颜师古注：“呬音火甲反。萃音翠，又千贿反。”按：“翁呬”双声，“萃蔡”双声。又有双声联辞“翁赫”，《文选·扬雄〈甘泉赋〉》：“翁赫芻霍。”李善注：“翁赫，盛貌也。芻霍，疾貌……芻音忽。”按：这四个字都是晓母。又有双声联辞“翁响”，《文选·左思〈蜀都赋〉》：“翁响挥霍。”按：这四个字都是晓母。上面的例子中，“狎、肋、呬、河、响”都是牙喉音字，则“翁”当为晓母字。

“歛”至晚汉代已读晓母。有双声联辞“𡗗歛”，《汉书·司马相如传上》：“𡗗莅𡗗歛。”颜师古注：“𡗗音刘。莅音利。𡗗，古卉字也，音讳。歛音翁。”按：“𡗗莅”双声，“𡗗歛”双声。又有双声联辞“歛𡗗”，《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丹桂歛𡗗而电𡗗。”又“歛、肋”音近，《淮南子·本经训》：“开闾张歛。”高诱注：“歛，读曰肋。”《精神训》：“开闭张歛。”高诱注：“歛，读肋也。”又“歛、协”音近，《淮南子·主术训》：“索铁歛金。”高诱注：“歛，读协。”这里“协”是匣母。以上“𡗗、𡗗、肋、协”都是喉音字，则“歛”亦当读喉音。

“答”读端母至晚汉代已然。“答、对”异文，《诗经·小雅·雨无正》：“听言则答。”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鲁答作对。”《诗经异文释》卷九：“听言则答。《新序·杂事》、《汉·贾山传》皆作听言则对。”按：“对”是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的端母字，则“答”亦当为端母字。

“𡗗”读透母至晚汉代已然。有双声联辞“闾𡗗”，《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铿𡗗闾𡗗，洞心骇耳。”李善注：“闾，托郎反。𡗗音榻。”按：“闾”从“堂”声，“堂”从“尚”声，“尚”的谐声系列不跟牙喉音发生关系，则“𡗗”当读透母，才能跟“闾”双声。

“荅”至晚东汉已读端母。“荅、对”声训，《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荅君，卿大夫序从。”郑玄注：“荅，对也。”《仪礼·乡射礼》：“则荅君而俟。”郑玄注：“荅，对也。”按：“对”是舌音，则“荅”是舌音。

六十 “午”为主谐字的特殊谐声

从“午”得声的字，中古有疑母（“午”），晓母（“许”），昌母（“杵”）等读音。始谐声时，其声母的音值应该相同或相近，后来才逐步变远。这种声母逐步变远的现象是何时才出现的呢？经过考证可知，至晚上古的某一阶段就已如此。

“午”上古已读疑母。“午，梧”同词，《说文》午部：“午，梧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此处“午，梧，五，逆”声母同，尤其是“梧”，又从“吾”声，而“吾”作为人称代词，属*疑系列，则“午”当为疑母。又“午，五”音同，《周礼·秋官·壶涿氏》：“则以牡槀午贯象齿而沈之。”郑玄注：“故书午为五。”

“许”至晚汉代已读成晓母。“许，鄒”音同，《春秋左传异文释》卷五：“《成五年传》：许灵公愬郑伯于楚。《郑世家》作鄒公。”《说文》邑部：“鄒，炎帝大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从邑，无声。读若许。”其中“许，鄒”只有读成晓母才能双声，则“许”必为晓母。

“杵”上古已读昌母。“杵，处”音同，《左传·僖公十二年》：“陈侯杵臼卒。”李富孙《异文释》：“《公羊》作处臼。”《公羊传·僖公十二年》：“陈侯处臼卒。”陆德明《释文》：“《左氏》作杵臼。”《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处臼。”《释文》：“二传作杵臼。”按，“处”从“虍”声，但上古已读昌母，则“杵”也是昌母。又“杵，树”音近，《墨子·备城门》：“民室杵木瓦也。”孙诒让《闲诂》引苏云：“杵、树通用。”按，“树”古为舌音，则“杵”为昌母。

三 关于谐声字的进一步讨论

汉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造些谐声字，站在后代的立场看，这些谐声字的声母大多相同或相近，是“正常谐声”；也有些字声母相差甚远，属特殊谐声。上古汉语是指先秦到两汉的汉语，有的先生把“特殊谐声”分成两类，一类是“特殊谐声”，一类是“例外谐声”。例如冯蒸先生《论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和审音派》一文（载冯蒸《冯蒸音韵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本文统称为“特殊谐声”。我们利用各种反映上古声母音值

的材料，不能都摆在一个共时的平面上，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加以历时的研究。

本文举出六十个谐声系列的例子，试图证明：有些人认定的“特殊谐声”的字中，有些并不是语音上发生了特殊的变化，而是汉字字形方面的讹变造成的对字形的误析，或者是对汉字结构分析有误造成的。真正属于语音方面的“特殊谐声”，有的可能是出于造字时的某种考虑，在语音上放宽尺度所致；真正属于语音变化方面的“特殊谐声”，出现“特殊”变化的原因有语音历史演变方面的，有语流音变方面的；其音值变远现象，绝大多数并不始于中古，上古文献材料都有力地证明，这种现象上古各个时期已经形成了。由此看来，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许多国内学者，对于具体字的上古声母，根据发生特殊音变后的情况进行归类，分别纳入其上古音系格局中，这是很有道理的。少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特殊变化，但是非常少见。必须指出，魏晋南北朝迄今所造的一些谐声字，也会出现特殊的变化。这里所说的读音变远的谐声字，是指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字。大量的材料表明，周秦两汉时期的上古汉语已经是单辅音的声母格局，没有复辅音。至于远古汉语或者原始汉语是否有复辅音，这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谐声字本身也能反映出声母的变化现象。例如，“松”从“公”得声，但是从“松”得声的字不再跟牙喉音字交涉；“唐”从“庚”得声，但是从“唐”得声的字不再跟牙喉音字交涉；“康”从“庚”得声，但是从“康”得声的字不再跟舌音字交涉；“廉”从“兼”得声，但是从“廉”得声的字只跟来母交涉；“厉”从“虺”省声，（有人说是从“万”声）但是从“厉”得声的字只跟来母交涉；“吝”从“文”得声，但是从“吝”得声的字只跟来母交涉；“禁”从“林”得声，但是从“禁”得声的字只跟牙喉音字交涉；“数”从“娄”得声，但是从“数”得声的字只跟齿音字交涉；“荒”从“宀”得声，“宀”从“亡”得声，但是从“荒”得声的字只跟牙喉音字交涉；“冈”从“网”得声，但是从“冈”得声的字只跟牙喉音字交涉，《诗经·周南·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其中“高冈”都是见母，“玄黄”都是匣母；“忽”从“勿”得声，但是从“忽”得声的字只跟牙喉音字交涉；“玺”从“尔”得声，但是从“玺”得声的字不再读泥娘日母；“弥”从“尔”得声，但是从“弥”得声的字只读明母；“景”从“京”得声，但是从“景”得声的字不再跟来母字交涉；“客”从“各”得声，但是从“客”得声的字不再跟来母字交涉；“路”从“各”得声，但是从“路”得声的字只跟来母字交涉；“洛”从“各”得声，但是从“洛”得声的字只跟来母字交涉；“荅”从“合”得声，但是从“荅”得声的字一般只跟舌音字交涉；等等。我们不怀疑当时的方言中可能有例外，但是共同语中恐怕就是这种情况。

有些字上古就有异读，所以从它得声的字分属两个不同的谐声系列，例如“鬲”上古就

有来母和见母的异读，读来母的有几个字，读牙喉音的也有“隔，膈”等几个字；“乐”上古就有来母和疑母的异读，所以从它得声的字，既有读来母的，也有读牙喉音的；“离”上古就有来透二母的异读，所以从它得声的字，有些只读来母，有些读透母，而“离”的谐声系列只读来母；等等。有些字恐怕要承认是声母产生例外分化以后造出来的，例如从“蓼”得声的字，很多属于来母，“蓼”字就是，从它的声的字都是来母；也有很多属于牙喉音，还有属于明母的。从“吕”得声的字，很多属于来母，“闰”就是，从它得声的字都是来母；“莒，筮”是另一个系列，都读见母，它们可能是一个仿照另一个的读音造的字。从“耳”得声的字，很多属于日母和泥母，“珥”是另一个系列，都读明母，“湖，麤，蒺”等字属于这个系列。后人造字也有这种情况，例如“餘餘”的“餘”字，是今人造的字，读le,这个字应该理解为仿照“洛，落”等字造的字，不能理解为从“各”得声。这一方面说明对谐声字应该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说明例外谐声中声母形成特殊音变的时间很早，有许多谐声字是声母出现例外读音以后造的。有些人笼统地给这些谐声系列的所有字都注复辅音声母，这是不科学的。

以上我们采取了一般的处理意见，把不符合谐声字的通例的情况都归入了“特殊谐声”。如果除去字形的变化和误析以及语流音变带来的“特殊谐声”，只计算由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中语音变化造成读音特殊变化的那些谐声字，同时考虑读音发生特殊变化之后仍然可以造字的事实，那么真正的特殊谐声将大大减少。例如“数”从“娄”得声，这是特殊谐声，但是从“数”得声的“藪，藪”等字跟“娄”不处在一个层次上，不能作为特殊谐声的证据，因为它们是在“数”的读音的基础上造的字；相对于“数”来说，它们是正常谐声。“列”从“歹”得声，但是从“列”得声的“烈，裂，洌，例”等字跟“歹”不处在一个层次上，不能作为特殊谐声的证据，因为它们是在“列”的读音的基础上造的字；相对于“列”来说，它们是正常谐声。“路”从“各”得声，但是从“路”得声的“露，璐，潞，鹭”等字跟“各”不处在一个层次上，不能作为特殊谐声的证据，因为它们是在“路”的读音的基础上造的字；相对于“路”来说，它们是正常谐声。“洛”从“各”得声，但是从“洛”得声的“落”跟“各”不处在一个层次上，因为它是在“洛”的读音的基础上造的字；相对于“洛”来说，它是正常谐声。“客”从“各”声，但是从“客”得声的“客”跟“各”不处在一个层次上，因为它是在“客”的读音的基础上造的字；相对于“客”来说，它是正常谐声，当然跟“各”的发音部位也是相同的。所以在研究谐声字的语音情况时要注意谐声的层次。这样，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的特殊谐声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如果给“数”“列”“路”“洛”“客”等字都拟上复辅音的话，以它

们为主谐声的一些谐声字就不一定要拟上复辅音，因为它们的复辅音脱落以後仍然可以造字。把这种屬於第二层次的谐声字排除掉，人们所拟的复辅音声母构成的音节就要减少很多。如果再考虑人们在造字时出於某种考虑而在语音上放宽尺度这种因素，真正屬於“特殊谐声”的字更是大为降低。

主张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学者，其主要的做法是利用谐声字来证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根据谐声原则，主谐字和被谐字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可是有些主谐字和被谐字中古读音相差甚远，在单辅音的框架内难以解释，需要构拟复辅音，借此来维护主谐字和被谐字上古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谐声原则。因此认定上古汉语一定有复辅音。这里问题很多，举其荦荦大者：

(一) 复辅音的构拟，主要是利用特殊谐声。所谓特殊谐声，是就比较谐声系列在《广韵》中声母的读音状况来说的。按照复辅音构拟的学者的目的，他们是要证明这些字在中古形成了例外，在上古却是符合系统的。怎麼符合系统呢？那就是构拟成套的复辅音，例如构拟了bl，就要构拟dl，dʒl，gl等复辅音，表面上很系统。可是我们知道，汉语声韵调的配合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古音构拟更要符合声韵调配合的系统性。既然是例外谐声，如果专为例外谐声的字构拟一套复辅音，不注意声韵调配合的系统性，那麼一个复辅音必然只能跟有限的一个、几个，最多十几个韵母相拼，声调上更是形成参差的局面。个别声母跟有限的几个韵母、声调相拼合，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构拟的所有复辅音声母，都只拼有限的一个、几个，最多十几个韵母，声调上更是形成严重的参差局面，那是难以想像的。也就是说，这套复辅音在上古仍然构成不了一个系统，仍然是例外。这跟古音构拟“也是搞系统”的目的相违背。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中从系统性的角度批评高本汉的复辅音构拟，那是很有道理的。通过特殊谐声来构拟复辅音声母，必然会带来这种深刻的矛盾。

(二) 某些复辅音的构拟，對於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的解释力不强。上文说过，构拟复辅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维护主谐字和被谐字上古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谐声原则。可是很难做到。例如按照高本汉的构拟，“𩇛”是blw ʃn，“变”是 plian，“蛮”是 mlwan，可以说是同部位，但是“孛”是 slwan；“吏”是 li★g，但是“使”是 sli★g；“𩇛”是 gli g，“穆”是 kliog，“臻”是 g'liog，“臻”是 xl g，可以说是同部位或部位相近，但是“瘳”是 t'li g，“缪”是 mliog；“龙”是 liung，但是“宠”是 t'liung，“龚”是 kiung，“庞”是 b'lung，等等，sl 和 pl，ml；l 和 sl；t'l，ml 和 gl，kl，g'l，xl；l 和 t'l，k，b'l 的发音部位相

差得这样远，这跟“一声之转”又有什麼不同呢？再如，高本汉“各”是kl^hɤk，“洛”是gl^hɤk，两字的拟音，声母发音部位相同。但是董同龢指出，如果碰到 母字跟喻母字谐声的例，就会出现冲突。要是结合其他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这种构拟的捉襟见肘之处就更多。

(三) 某些复辅音的构拟，不能解释清楚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变化。例如，《广韵》“缪”读m，“胶”读k，有人把它们的上古音笼统地构拟成mkr；《广韵》“[栲木]”读l，“蛮”读m，有人笼统地把它们的上古音构拟成mr。同是gl，“吕，乱，仑，鬲，洛，略，掠，谅，例，阑，滥”等字中古读l，“璆，寰，黥，鲸”等字中古读g；同是“塞音+l”的复辅音，“p ,k ,ts +l”中古丢失l，保留清塞音，“b ,d ,dz ,g +l”的浊塞音中古一般丢失，保留l，这种处理大约可以找到类型学的理由，但是对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演变来说，缺乏内部证据支撑。

(四) 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它不直接记录音值，更不会记录音素。而复辅音的构拟是构拟汉字的音素的。所以通过谐声字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只是一种推测，不是一种必然的推论。说有些主谐字和被谐字中古读音相差甚远，在单辅音框架内难以解释，这种认识本来具有不确定性：你怎麼必然知道在单辅音框架内难以解释呢？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在单辅音框架内对原来认定在单辅音框架之内难以解释因而构拟出复辅音的一些字作出重新构拟，正说明某些字的例外谐声是在单辅音框架内作出做出解释的，有些字现在没法解释，将来也许可以找到解释。

(五) 研究上古声母和上古韵部，都得利用各种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在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上古声母和韵部时，在逻辑上应该具有一贯性。根据本文的分析，上古汉语中真正属于“特殊谐声”的字非常少，远没有某些人所认定的那麽多，完全可以作为例外来处理。事实上，在研究上古韵部时，人们早已注意到了，在上古某部，也有不少的字，不符合音变通例，发生了“特殊谐声”。例如之部，一般包括中古的之韵，哈半，灰半的一些字，但是有些字不合通例，远古或上古的之部还有的字发生特殊变化，或从远古变入上古别的韵部，如“存”等；或从上古变入中古脂真等等韵，根据有的学者搜集到的证据，这种字不在少数，至少不比声母方面的“特殊谐声”的字少。人们并没有给韵部方面发生特殊变化的字另拟一个韵部，有人却给声母方面的“特殊谐声”另拟一类声母，这在逻辑上没有一贯性。韵部方面的不合通例的变化，人们处理为例外音变；声母方面的特殊谐声毫无疑问也应该处理为例外谐声。

经过这几年的学术大讨论，学术界已经逐步形成共识：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还不是定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至於远古汉语或原始汉语有没有复辅音，那是另外一项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曹道衡：《郭璞》，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 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金文常用字典》（修订再版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 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何九盈：《商代复辅音声母》，载《音韵丛稿》，商务印书馆，2002
- 李荣：读《汉书·东方朔传》，载《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
- 刘又辛：《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载《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1993
- 孙玉文：《语词札记十则》，载《语言学论丛》21辑，商务印书馆，1998
- 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载《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
- 喻遂生：从纳西东巴文看甲骨文研究，载《甲金语言文字论集》，巴蜀书社，2002
- 赵秉璇、竺家宁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 宗福邦、陈世铨、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後，蒙余忠、王燕两位同志帮我核对资料，谨致谢意。2006年在首届汉语音韵学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时，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我本人获益匪浅；2008年9月在韩国第十届韩中文化论坛上宣读时，又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朴兴洙教授敦促我在韩国刊物上发表拙文，在此我深表谢意。

本文原载《汉语新探——庆祝祝敏彻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该书由中国湖北省崇文书局2007年出版。这次发表又作了一些修改。

孙玉文 2008年9月30日改定于韩国首尔之海溼听涛轩

[摘要] 上古汉语有些字不合谐声原则，属于“特殊谐声”。对于特殊谐声，有两个问题应该探讨：(1) 为什么会出这种特殊谐声？许多人指出，《说文》中有些谐声字其实不是谐声字。对于真正的谐声字，有的学者认为是上古单声母逐渐变化而越变越远造成的，有的则认为是上古复声母分化所致，还没有定论。(2) 这些特殊谐声中，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如果真正属于谐声关系，那么同一谐声系列的字什么时候起其声母的音值开始变远？中外学术界对第一个问题研究得较多，第二个问题研究得较少。本文认为：将第二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就有更好的视角解决第一个问题；因此采取新的视角，试图对第二个问题作些探讨。结论是：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属于特殊谐声关系的那些字，从上古起，其声母的音值已经开始变远，而跟中古语音有系统而严整的对应。有些人认定的“特殊谐声”的字中，有些并不是语音上发生了特殊的变化，而是汉字字形方面的讹变而造成的对字形的误析，或者是对汉字结构分析有误造成的，算不上真正的“特殊谐声”。真正属于语音方面的“特殊谐声”，有的可能是出于造字时的某种考虑，在语音上放宽尺度所致；真正属于语音变化方面的“特殊谐声”，出现“特殊”变化的原因有语音历史演变方面的，有语流音变方面的，数量极少，完全可以作为例外处理。由此看来，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国内学者，对于具体字的上古声母，根据发生特殊音变後的情况进行归类，分别纳入其上古音系格局中，这是很有道理的。少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特殊变化，但是非常少见。大量的材料表明，周秦两汉时期的上古汉语已经是单辅音的声母格局，没有复辅音。至于远古汉语或者原始汉语是否有复辅音，那是另外一项研究课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